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

作者：梅松鹤 来源：正见网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一) 序 .....	- 1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二) 白居易 .....	- 2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三) 王维 .....	- 3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四) 刘禹锡 .....	- 5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五) 陶渊明 .....	- 8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六) 王勃 .....	- 11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七) 韦应物 .....	- 15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八) 孟浩然 .....	- 22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九) 柳宗元 .....	- 28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十) 贺知章 .....	- 33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十一) 骆宾王 .....	- 34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十二) 张志和 .....	- 36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十三) 颜真卿 .....	- 38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十四) 顾况、李泌、顾非熊 .....	- 41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十五) 陈陶 .....	- 45 -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一) 序

当历史还没有被后人“一刀两半”地分成“历史”和“传说”的时候，“修炼”是人生活内容中的一部份，不象现代人理解的是一个“附加”的概念。随着人类和神的距离越来越大，思想逐渐对神排斥的时候，“修炼”才从人日常生活的内容中游离出来。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修炼的传统却一直没有间断过。对那些走进深山老林、庙宇道观的，人们大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不论这样的人有多少，人们也大多不相信他们的存在了；事实上，就是留在常人中修炼的人也还有很多的，所谓“小隐山野，大隐朝市”吧，现在能看到的还只是当时有社会地位而又在历史上留下过充分文字记载的人。至于无数当时没有社会地位或者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的，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现代研究历史人物的研究者，一般都把眼睛盯着自己熟知的那个领域，很难掉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因此给人一个“平面的”形象，把人“看扁了”。我们只要稍微掉换一下角度去看一看，就会发现历史上很多著名的诗人、文学家都是当时的修炼人。

老站在一个山头上看一片风景就会不全面，爬到另一个山头上再看同一片风景，所得印象可能就与前大有不同了。我们在这个系列将向读者介绍中国历史上一些

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修炼人。让我们一起在从另一座山头上来看看。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二) 白居易

白居易(公元 772-846)，字乐天，是紧接盛唐以后有名的大诗人。他的诗语言通俗、明白流畅，在风格上自成一体(世称“元白体”)。他积极倡导 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继承《诗经》“风雅比兴”的传统。《与元九书》为其诗论纲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他长于各种诗体，特别是叙事长诗，其中《长恨歌》和《琵琶行》是其代表作，而《长恨歌》则被诗评家誉为千古绝唱。

不象韩愈、杜甫和其他一些大诗人那样，死后才受到后人的特别推崇，白居易在生时便诗名显赫，受到举国上下、甚至国外的崇拜，而且其影响在历史上经久不衰。在他盛名的二十年时间中，各地寺庙道观、邮亭等处的墙壁上都能看到他的诗。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野老牧童，不分男女老幼，甚至不识字的老太太，都是他诗歌的忠实欣赏者和积极的传播者。当时传抄他的诗拿去卖钱或者换酒、换茶喝的人到处都是；能够唱诵“长恨歌”的歌妓会抬高身价，自觉与众不同；甚至外国的宰相也托来朝的商人以百金一篇的奇价购买他的诗作。

白居易一生写过的“讽谕诗”比别的诗人都多，充分显示出他关心劳动人民疾苦、同情贫穷受难者的善良本性(最有名的比如《卖炭翁》、《观刈麦》以及《缭绹》等等)，使人至今读起来还能深切地感到作者善心的巨大感化力量。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关心和同情穷苦人的同时，他还往往能反躬自问，把自己的优裕生活看作值得羞愧的事情。比如看到饥饿的妇女抱着小孩，在麦地上捡拾别人收麦时掉下的一颗颗麦粒来充饥，他便联想到自己“不事农桑”还拿“三百石”俸禄，而感到深深的“自愧”(见《观刈麦》)。

他的善念逐渐使他完全走上了修佛的道路。特别是在晚年，他自号“香山居士”，成为一个不入庙的修炼者。修佛使他明白了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因此在遇到生活中的磨难时(他曾贬官到江州作司马)，就不会象常人一样地过份忧愁和烦恼。而且他对名利也逐渐地放淡，告诫世人不可过份追求，否则自招灾祸，还语重心长地告诉世人，许多人的痛苦都是自己的言行招来的[1]。由于放淡了名利，看透了人生的真相，因此他在修炼中进步很快，并修出了比较强的“宿命通”功能。

盛唐前后，许多朝廷命官和文人都修佛，其中一些人也都知道自己的前世。白居易曾在一首诗中说，“据说房太尉前世是个修佛的和尚，而王右丞(即大诗人王维)前生是一个画家；我也打坐入定，用宿命通看自己的往世，结果发现我原来的好多世中都一直与诗歌有着不解之缘”[2]。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原来他的诗歌天才是在许多世中不断地积累起来的。这一说法为“天才”找到了最自然的解释，并且也被当今西方“轮回转世”的科学研究所证实。比如一个几岁的小孩

能够不学自会地开机动船，显出非凡的“天赋”，但研究发现，他前世是一个机动船的船长，有着几十年的驾船经验。

白居易不但修出了比较强的宿命通，他在修炼中的体悟似乎也比一般人高。他在“读禅经”中写道，“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

诗无大诂，禅无定说。这首禅诗的境界还是让读者自己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注：

[1] 白居易，“感兴二首”：“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我有一言君记取，世间自取苦人多。”

[2] 白居易，“自解”：“房传往世为禅客，王道前生应画师。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

本文所引诸诗，可参《白香山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感兴二首”和“读禅经”载于65卷，“自解”载于68卷。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三)王维

王维（公元700—761），字摩诘，盛唐大诗人、大画家兼音乐家。他的诗体物精微，状写传神，清新脱俗，艺术上极见功力，风格上独成一家。他长于各种诗体，善写多种体裁。他和李欣、高适、岑参以及王昌龄一起合称王李高岑，是边塞诗的代表人物；他和孟浩然合称王孟，又是田园诗的代表人物。边塞诗中的杰作多为七言古诗，而田园诗中的精品多为五言律诗。至于“禅诗”，他更是古今独步，所以又被称为“诗佛”。王维广为流传的佳作有许多是五绝：短短二十个字，说出了千百年来人们总也说不尽的思绪、情怀和哲理。其中比较有名的有《鹿柴》、《竹里馆》、《山中》、《相思》以及《杂诗(其二)》等等。他精于绘画，善写破墨山水及松石，亦擅人物、肖像、丛竹等。其笔力雄壮，率先使用皴法和渲染的技巧，布置重深，尤工平远之景，被后人推为“南宗”之祖，又被尊为文人画之第一人。曾绘《辋川图》，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北宋苏轼称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王维早年丧父，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居士，这对他后来一生吃斋修佛影响极大。他生活中的坎坷则从另一面对他看淡人生、坚定佛心起到了促进作用：他21岁时举进士，作大乐丞，因戏子们跳黄狮子舞获罪而牵连到他，把他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安史之乱时他被安禄山拘囚，被迫接受伪职，乱平之后又因此下狱；一年后肃宗无罪释放他，此后几年中一路迁升到尚书右丞的大官，不过那时已在暮年，早已看淡红尘了。

他一生中有许多时候是在隐居中度过的。他在十八岁前就曾隐居。公元 729 年隐居淇上，后移到嵩山隐居，并且是解官归隐，直到公元 734 年，官授右拾遗；公元 741-745 年，他又隐居于终南山；到公元 748 年，他买下宋之问蓝田辋川别墅，便一直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直到公元 756 年为安禄山所拘。[1]根据他的诗，他在四十岁左右就已经有修道心了。[2]在晚年时他主要住在城里，家中经常养着十几个僧人，交流修佛心得；退朝回来就焚香独坐，潜心修禅。

隐居中他经常登山拜寺、求道问禅，对隐居山林十分想往。有时沿着羊肠险道，曲折盘旋地向上攀登，奇峰指天、头上怪石摇摇欲坠；瀑布鸣泉吼声如雷、喷涌而出；与山中禅师同行会碰到捡栗子的猴子，回家时与松间筑巢的仙鹤打个照面；走过的小桥是将就倒下的大树架成的，住处的栅栏就用大树上垂下的藤蔓随手拴起来就成了；回得家来，石门一闭，安心打坐，等到下次再开石门一看，门外的青草又长好深了！[3]有时攀到很高的山上，在深深的竹林后面是居住的石洞，晚上万籁俱寂时听到遥远的山泉淙淙的流水；从下面看，这里已是高入云霞的地方，而自己现在却在这里枕席安眠，这真让人觉得暂时地留宿实在不满足，而想要从今后永远驻留此地了。[4]有时游到一些山寺，猛虎会和人友好相处，猴子能学人打坐参禅，这时真能让人感到佛国在眼前而人世变得遥远而缥缈，并对自己官场生活感到自惭而希望终身在这里研修佛理了。[5]

除了上述各种原因促使王维走向禅门以外，人生生老病死的痛苦和折磨也是一种启发和促进的力量：有时中夜独坐冥思，想到双鬓渐白、不复转青，纵有黄金万两也无可奈何，不免悲从中来，终于悟到只有学道，跳出轮回才有希望。[6]有时回顾自己好象不久前还是红光满面的青年，现在牙坏色衰，一下子白发就爬上了头；不仅如此，一生中经历的伤情往事也都一齐涌上心头，这种身心的双重煎熬，除了佛门勤修，又到哪里去解除得了啊！[7]

有了坚定的道心、精勤的修为，再回头看人世就有了不同的世界观了：人生有病无非是执着爱恨而起，自觉贫穷而生抱怨，那是因为有了贪欲之心；人在迷中，反倒留恋这贫病交加的人世，对生死流转、六道轮回不厌其烦，殊不知人来到世间就是动了凡心的原因。[8]人的这些颠倒妄念如毒龙缠缚着自己不能解脱，只有修习禅定才能制伏这些妄念。[9]修道人看破这些理后自然就安贫乐道了。[10]而且随着心性的提高，与常人的苦乐观也不同了，常常因为寂静中有所悟而高兴，这就逐渐和常人有了距离。[11]

王维在自己的诗中还谈到一些修炼的具体事情：他喜欢看得道高僧的传记故事，有时看修炼辟谷的方法；他把手杖头雕刻成斑鸠的样子，把乌龟壳用来垫在床脚底下；没有事时就在北窗下焚香打坐。[12]隐居山中时，他们一群人一起来诵禅，与一人打禅又有不同乐趣。[13]在嵩山隐居时，他还有过闭关修炼的经验。[14]

行恶如磨刀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修善似春园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不知不觉，天长日久，王维已经修到了“眼界无染，心空不迷”的极高境地。[15]修得高了自然要出一些功能，但他自己并不看重。他对于自己在诗画上的极高成就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道：我多世以来都是诗文的专家，而前一世是个画家，由于这些老习惯没有改得掉，所以今生今世又被世人发现了。[16]修炼了一二十

年，有此宿命通功能也是不足为奇的；他的解释不但合情理，也和现代西方轮回研究的规律十分吻合。

注：

- [1] 葛晓音(北大教授)，《山水田园诗派研究》；
- [2] 《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卷三；(书名见最后)
- [3] 《燕子龕禅师》：“山中燕子龕，路剧羊肠恶。裂地竞盘屈，插天多峭口。瀑泉吼而喷，怪石看欲落。…行随拾栗猿，归对巢松鹤。…桥因倒树架，栅值垂藤缚。…一向石门里，任君春草深。”，卷五；
- [4] 《投道一师兰若宿》：“一公口太白，高顶出风烟。…昼涉松路尽，暮投兰若边。洞房隐深竹，清夜闻遥泉。向是云霞里，今成枕席前。岂唯暂留宿，服事将穷年。”，卷十一；
- [5] 《游悟真寺》：“…猛虎同三径，愁猿学四禅。…梵宇聊凭视，王城遂渺然。…薄宦惭尸素，终身拟尚玄。…”，卷十二；
- [6] 《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卷九；
- [7] 《叹白发》：“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卷十四；
- [8] 《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因爱果生病，从贪始觉贫。…诘舍贫病域，不疲生死流。”，卷三；
- [9] 《过香积寺》：“…安禅制毒龙。”，卷七；
- [10] 《过李揖宅》：“…与我同心人，乐道安贫者。…” ，卷三；
- [11] 《饭覆釜山僧》：“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一悟寂为乐，此日闲有余。…” ，卷三；
- [12] 《春日上方即事》：“好读高僧传，时看辟谷方。鸠形将刻仗，龟壳用支床。…北窗桃李下，闲坐但焚香。”，卷九；
- [13] 《山中寄诸弟妹》：“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 ，卷十三；
- [14] 《归嵩山作》：“…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卷七；
- [15] 《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卷十一；
- [16] 《偶然作六首（其六）》：“…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 ，卷五；

本文所引诸诗，可参《王右丞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四)刘禹锡

刘禹锡（公元772—842），字梦得，是与白居易同时的唐朝大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通俗清新，精炼含蓄，善用比兴手法，多有弦外之音。他以《竹枝词》、《杨柳枝词》和《浪淘沙》为名的三组组诗，富有民歌特色，是唐诗中别开生面之作。他的《乌衣巷》、《石头城》和《柳枝词》是传世的精品，对后世的诗人和词人很有影响。

刘禹锡一生生活不幸、仕途坎坷。他结婚九年后便丧妻，对他感情上的打击很大。[1]因参加王叔文集团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于公元 805 年从监查御史贬为朗州司马；十年后返京，再出为连州刺史；六年后转夔州刺史；三年后转和州刺史；两年后罢官还京，公元 831 年出苏州刺史；835 年转同州刺史；一年后升为太子宾客，六年后去世。

刘禹锡的修炼道路和他的生活道路一样地坎坷不平。他开初对佛教的认识比较浅，甚至把它与养生相提并论；[2]他不同意陶渊明抛官不仕的作法，认为在官场中也可逍遥自在。[3]他是个勤于思考的人，但把思考限制在常人感官所及的范围，势必不能看到更高层次的理。因此他在自己的《天论》三篇里不接受“因果报应”和“天人感应”的理，而自己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说法，认为任何事物都不能“逃乎数而越乎势”。这实际上反映了他对自己“远大政治抱负”放不下，希望时来运转，还有大显身手的机会。[4]这也为他自己在修佛的道路上设下了一个极大的障碍。他这种因执著而妨碍自己真修的情形，也被他的高僧朋友指出过。[5]

但他毕竟是个佛缘中人。公元 820 年左右，他有过一次梦游，受到神人点化，明白了许多道理，特别对以往自己给自己制造思想障碍感到后悔，并因得到点化而深感幸运。[6]他一生中有过很多佛门中的朋友，甚至有来自日本、遍访名山而又悟性极高的僧人。[7]他和这些朋友在一起谈经论道、研讲佛理；[8]有些高僧讲的超常的经历，使他渐渐打破了眼耳的屏障，认识到单靠常人感官无法理解更高层次的真相。[9]有一次到一高僧山房留宿。禅房高入云端，向下一直看到清江如练。白天燃香听僧讲道，晚上听到山林中猛虎啸吼，秋涧里巨龟长鸣，令人胆寒。但坐禅者观心入静，各种音响也就悄然而逝；[10]另一位禅师知他名心太重，为使他出迷而让他看到玄关开启，体悟到不可言状的理，明白了人世间这个身体不足为贵，慧性不能因此而受到任何障碍，并产生了要修成正果的希望。[11]但想到自己一晃二十年，百思而无一得，最后才明白了出世间法是自己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又怕生命已不长久，力不从心，不免悲从中来。[12]

刘禹锡另一方面的生活经历也使他修佛之心渐趋稳定。由于他是有名的文学家，又是大家都知道的修佛居士，因此有佛门中人请他写一些碑铭、塔记之类的文章。他曾为禅宗六祖慧能写过第二碑（第一碑是大文学家柳宗元写的），其中有“……无修而修，无得而得；能使学者，还其天识；如黑而迷，仰见斗极。”的认识；[13]在为牛头山融大师新塔写的塔记中，他记述了这位高僧曾经坐在石室之中，运用神通使久旱的山麓涌出泉水，从皑皑白雪中生出莲花，制伏了一条巨蟒，以及群鹿都来听他讲法的种种异象。[14]他还在一位高僧的碑文中记述到，这位高僧坐化以后，火化而得舍利子，晶莹如珠者竟有几千粒之多。[15]

他和白居易是同年出生的，一次相遇使他们交上了朋友。公元 826 年，他从和州罢官返洛阳，白居易从苏州归洛，两人在扬州相逢共饮。席间白居易赠他一首诗，对他仕途坎坷深表同情和安慰，也为自己的类似经历而叹息。白居易在诗中说，“你为我添酒举杯来痛饮，我为你筷子敲着盘儿唱诗助兴。虽然是举国知名的诗人哪又有什么用啊，命运面前只得把头低。满眼风光遇上这寂寞的心，一大堆官儿站满朝也没你我的份。你也真该遭一点不幸，谁叫你才华和名声那么高呢？可是二十三年的不幸也未免太过份！”[16]对于白居易的安慰和委婉的赞

扬，刘禹锡写了一首酬答的诗。他在诗中说，“在四川和湖南那一类偏僻荒凉的地方，度过了二十三年时光，好象被这世界抛弃了一样。回来后人事全非、恍如隔世，许多老朋友都已去世，我只能吟诵闻笛赋聊表思念。我自己虽如病树、沉舟没有了希望，但毕竟还能看到万木逢春、千帆竞发的景象。今天我听了你为我深情歌唱，又举杯共饮，我觉得精神多了，心情也大不一样。”他不为自己厄运而悲，能为他人成功而喜，对世事变迁和宦海沉浮表现了十分豁达的胸怀。他诗中的两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至今还被人们引用。[17]到公元836年刘禹锡迁升为太子宾客以后，他和白居易更是往来频繁、互相唱和、情意深厚，世人把他们合称“刘白”。白居易晚年修炼很认真，把交游、宴饮都取消了，连剑佩等玩物都收拾起来，甚至酒也戒了，经常就是焚香打坐。[18]有一次白居易持斋一月修禅，斋满后他写诗赞扬；[19]另一次他说到白居易在家里试着炼丹，结果没有炼成。[20]白居易认真的修炼态度对刘禹锡晚年的真修肯定是有积极影响的。

随着真修而来的是体悟的提高。他在一首诗的引中说，“……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因定而得景，……由慧而遣词……”，[21]可见他于“戒定慧”的修持已到了较高层次了。他还多次在诗中提到一些高僧的前世，说一个高僧的前世是“雪山童子”，是“金粟如来”的弟子，[22]另一高僧是释迦弟子阿难转世。[23]值得一提的是，他哥哥也是归山隐居的修道人，他还希望与哥哥一同修成呢！[24]

注：

- [1] 《伤往赋》：“以天涯之情爱，悼不驻之光阴”，卷一；（书名见后）
- [2] 《偶作二首》：“养生非但药，悟佛不因人”，卷21；
- [3] 《寓性二首》：“世途多礼数，鹏自逍遥。何事陶彭泽，抛官为折腰。”卷21；
- [4] 《天论（上、中、下）》，卷5；
- [5] 《宿诚禅师山房题赠二首（二）》：“中宵问真偈，有住是吾忧”，卷22；
- [6] 《问大钧赋并序》，卷一；
- [7] 《赠日本僧智藏》：“浮杯万里过苍溟，遍访名山适性灵。…身无彼我那怀土，心会真如不读经。”卷29；
- [8] 《送卢处士归嵩山别业》：“送君从此去，铃阁少谈宾。”卷28；
- [9] 《有僧言罗浮事因为诗以写之》：“世人信耳目，方寸度大钧。安知视听外，怪愕不可陈”，卷23；
- [10] 《宿诚禅师山房题赠二首（一）》：“宴坐白云端，清江直下看。来人望金刹，讲席绕香坛。虎啸夜林动，鼯鸣秋涧寒。众音徒起灭，心在静中观。”卷22；
- [11] 《谒柱山会禅师》：“…吾师得真如，自在人环内。哀我堕名网，有如卵飞辈。…咏抑侵颖？帐钩坼杳痼？布？？仄簦？？蚶硌宰酩酊？？砥涅岂？？坌苑切伟？K即肆樯狡豕？床泛文暝于！本？3；
- [12] 《送僧元□南游并引》：“（引）予策名二十载，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耳”“予闻是说，已力不足而悲有余。”卷29；
- [13]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卷4；

- [14] 《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卷 4；
- [15] 《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卷 4；
- [16] 白居易：“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 [17]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 [18] 白居易：《白香山集》，卷 71，《道场独坐》：“整顿衣巾拂净床，一瓶秋水一炉香。不论烦恼先须去，直到菩提亦拟忘。朝谒久停收剑佩，宴游渐罢废壶觞。世间无用残年处，只合逍遥坐道场。”
- [19] 《和乐天斋戒月满夜对道场偶怀咏》：“常修清静去繁华，人识王城长者家。案上香烟铺贝叶，佛前灯焰透莲花。持斋已满招闲客，理曲先闻命小娃。明日若过方丈室，还应问为法来邪。”
- [20] 《和乐天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九转欲成就，百神应主持。婴啼鼎上去，老貌镜前悲。却顾空丹灶，回心向酒卮。醺然耳热后，暂似少年时。”
- [21] 《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并引》，卷 29；
- [22] 《送慧则法师归上都因呈广宣上人并引》：“雪山童子应前世，金粟如来是本师”，卷 29；
- [23] 《送宗密上人归南山草堂寺因诣河南尹白侍郎》：“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却忘言。”卷 29；
- [24] 《奉送家兄归王屋山隐居二首》：“古来成道者，兄弟亦同行。”卷 28。

本文所引刘禹锡诗文，请参《刘宾客文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五) 陶渊明

陶渊明（公元 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东晋时的伟大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文在艺术上可称“自然”，在风格上说得上“真”，是古往今来唯一的一个这样的诗人。他的散文《桃花源记》是公认的千古名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诗是人人推崇的极品。他的诗大家都能看出是清淡而纯真的，但有的人觉得欠雕琢，称之为“浑金璞玉”[1]，有的人觉得不够“文”，而北宋大诗人、大文学家苏轼却认为他的诗都是宝贝，并且破天荒地开创了“今人与古人和诗”的先例，为陶渊明诗中的 109 首写了和诗！不仅如此，他还用陶渊明的诗来给自己医毛病：身上哪里不舒服，就拿起来读一首，还舍不得多读。他还声称，陶渊明以后的诗人中没有一个是比得上陶渊明的[2]。

任何一个诗人的艺术特点和风格，都是他的内心世界对外界客观事物在某一方面特别敏感的反映：豪放派诗人豪情满怀，容易对豪壮的举动产生共鸣，动辄热血沸腾；婉约派诗人柔情似水，往往看花落泪、对月伤心；当他们通过自己的诗让有同一类敏感性的读者产生共鸣时，实际上是让读者通过他们的感官和情绪去看待客观事物，就象给读者戴上了一付诗人自己喜欢的有色眼镜。



陶渊明的诗人人都能看出其清淡，但这种清淡已经清到了无色、淡到了无味。他没有给读者任何有色眼镜，而是让读者自己去看事物的本色、自己去咀嚼事物的本味。但这对于习惯了戴有色眼镜的读者来说就很难适应，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那种颜色。所以陶渊明的有些诗许多人都读不出味来，极力赞扬甚至崇拜他的绝大部份诗篇的只有少数眼光犀利的高手，而中国文学史上最享盛名的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并且苏东坡也只是在尝尽世味、看透人生之后的晚年才真正悟到了陶诗的高妙和陶渊明人格的伟大，因而爱其诗、爱其人到了崇拜甚至反常的程度[2]。可见要读懂陶渊明的诗不但需要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要有超脱常人的胸怀，因为能把诗写到如此至清至淡的程度，正是心中了无纤尘、摒绝俗念的表现，而这种超乎常人的心性只有道中人才可能具备。

陶渊明天生好道，本性自然，对尘俗的生活有一种本能的回避，特别喜欢山林中远离尘嚣的隐居生活[3]；他二十七岁诗开始田间耕耘，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田园生活中度过[4]，并且一遇农闲之时就喜欢关上柴门，一个人呆在空寂的茅屋中摒绝杂念，独自养神[5]。他曾在29岁时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贫穷而难以养家，去作了个州祭酒的官，但后因不惯官场生活而辞官归田[4]。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与他志趣相投，很能吃苦耐劳，经常与他一起在田间劳作[6]。在他35岁时，又迫于生活压力而去作了个镇军参军的官，六年后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县当了县令，但九月去十一月就请辞回家，时年四十一岁，他那首非常有名的《归去来兮辞(并序)》即作于此时。从此以后，他便居家不出，直到63岁时去世。

陶渊明一生始终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在一首诗中说，“夏天经常饿着肚子，寒冷的晚上没有被子，因此刚刚天黑就盼着鸡早一点叫，天亮了就好了；自己从不怨天尤人，只是这眼前的日子也得过啊！我也不想身后留什么名，那些东西对我就象过眼的烟云一样；当我心中感慨万千时，就自己唱一首悲伤的歌曲。”[7]他在《咏贫士》中说，“南面地头里没剩下一点可吃的菜蔬，北边园子里满是枯枝败叶；把酒壶提起来倒尽了残余的几滴酒，已经是灶无炊烟、没饭可作了；”[8]到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在饥饿的驱使下向人乞食！苏东坡读到他的《乞食》诗时说，“不但我为他感到悲痛，这世上的人谁不为他感到悲痛啊！”[9]但是在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中，他却总是无怨无悔、安贫守道，不为自己的艰难处境担忧，而是“忧道不忧贫”[10]，为世间大道不行，“真”“伪”颠倒而难受[11]，并且回过头来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有违道之处。他一生总共作过十三年官，但就在离家去作官时他就在念念不忘自己的田园，希望能早点回来象自由的飞鸟和游鱼一样地生活[12]；在作官的时期，则常以前贤勉励自己[13]，记住守“真”守“道”[14]，希望自己的言行合乎一个圣人的标准[7]。而当最后一次弃官归来时，他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笼中鸟重返了自然的怀抱；回忆起十三年官场生活，无疑是“误落尘网”[15]。过去的事悔不过来了，以后的事还能好好地作，虽然今天看昨天又觉得错了，但“迷途未远”，弥补还来得及；人生短暂，应当委顺天命的安排，该去该留，都应当快乐地接受[16]。

说陶渊明一生身在道中，了解他的人都能理解；但说他是修炼人，可能有些人就会有疑问，因为在他的生平记载中似乎没有发现他有过烧香拜佛、打坐参禅，或者安鼎设炉、采药炼丹之类的修炼活动。这个疑问的产生纯粹来自对“修炼”

一词的理解太狭隘和表面化，而这种狭隘和表面化又是受到生活经验局限的结果，因为人们在生活中或者见闻中所知道的修炼人一般都是干这些事的。其实，“修炼”的真正内涵是修炼者基于对某一“大法”或者“大道”的学习和体悟，不断地去掉自己心中对世间万物的执著，一步步地提高自己的心性，最终达到该法门相应的标准。简而言之，按照任何正法去修心都是修炼。烧香拜佛、打坐参禅和安鼎设炉、采药炼丹当然也是佛道两家的一种修炼方法，但那是表面的也是比较初等的方法。“大道无形”，到了高层次上以后这些方法就看不到了，一切都在“修心”这个过程中进行。修炼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不修道已在道中”，指的是一些根基特别好、有师父在暗中指导点化的修炼人。他们表面上没有修炼，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修炼，更不知道自己有师父管着，但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时时把握好自己，一步步地往上修。这种人如果他师父层次高，他往往不会接受任何别的法门的邀请去“进入”修炼，因为他师父不会让他去。另一方面，由于他实际上是在修炼中，他的心性一直在提高，任何一个正法门里的高层次修炼人都会知道他是一个修炼者，或者至少知道他是一个心性很高的修炼的“好料子”。用以上所说去检查一遍陶渊明一生的行迹，特别是看一下我们下面要提到的陶渊明与“白莲社”的一段瓜葛，就容易明白陶渊明确实是一个修炼人。

在陶渊明五十岁左右的时候，庐山东林寺寺主释慧远高僧邀约了123人结成“白莲社”。这些人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社中十八贤”很让人注目。当时大诗人谢灵运作着秘书丞的官，自恃才高、负才傲物。但当他见过慧远后立即改容致敬，并在神殿后挖了两个池子来种白莲，要求加入白莲社。慧远察其心杂，拒绝了。另一方面，慧远却派人专门邀请陶渊明。陶渊明声称自己喜喝酒，不方便，慧远竟然破戒为其准备酒食。结果他酒也喝了，社也不入，只是和慧远始终保持朋友关系。一次，另一个慧远很喜欢的人物一道士陆修静也来访。他们三人谈玄说道，谈得投机。慧远送他们出来时竟然不知不觉中破戒送过了虎溪几百步，老虎便突然间大叫起来，三人大笑。于是石恪作三笑图，此图很得苏东坡赞赏[17]。

在我们看来，陶渊明不但是个修炼人，而且是个层次较高的修炼人。佛道两家低层次那些修炼他本来就用不着。拜佛念经、一念代万念那些摒除杂念的方法他不需要，因为他自己就能排除杂念、心不染尘；他反复出仕、修官而能始终守道，他已经不知不觉中心性提得很高了。他是修“真”的，属于道家的修法。他在自己的诗文中、以及后世诗评家对他诗文的评价中，这个“真”字谁都看到了[18]。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不但预知自己去世的准确时间，而且平静而安详地在前一天为自己预先写好了挽歌诗三首，在诗中描述了自己死时家人的反应[19]。对此，后人盛赞其“视化如归”[17]，真正作到了他自己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又有赞颂者说，“自祭预挽，超脱人累。默契禅宗，得蕴空解证无生忍者[20]。

## 参考资料

- [1] 《诸本序录》；（书名见最后）
- [2] 《东坡诗话》，并见《诸家评陶汇集》，附录；
- [3] 《归园田居五首（一）》，卷二；

- [4] 《饮酒二十首并序》(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卷三;《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上)(下)》,附录;
- [5] 《归园田居五首(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卷二;
- [6] 《本传》:“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口于后。”并见《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上)(下)》,附录;
- [7]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卷二;
- [8] 《咏贫士七首》,卷四;
- [9] 《乞食》,附苏轼读后语,卷二;
- [10]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卷三;《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道丧向千载”,卷二;
- [11] 《饮酒二十首并序》(二十):“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卷三;《感士不遇赋并序》(序):“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卷五;
- [12]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卷三;
- [13] 《咏贫士七首》(其二):“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卷四;《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卷三;
- [14] 《荣木并序》(其二):“贞诡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卷一;
- [15] 《归园田居五首(一)》:“…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卷二;
- [16] 《归去来兮辞并序》:“…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乐乎天命复奚疑。”卷五;
- [17] 《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下)》,附录;
- [18]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卷三;《连雨独饮》:“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卷二;《感士不遇赋并序》:“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卷五;《饮酒二十首并序》(五):“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卷三;《梁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加以真志不休,安道苦节。”
- [19] 《挽歌诗三首》,卷四;
- [20] 《形影神三首》(神释),王世贞语附于诗后,卷二;

本文所引诗文,可参《陶靖节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六)王勃

王勃(公元650—676),字子安,是“初唐四杰”之首(“王杨卢骆”,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的诗风格清新,他的赋更使他是初唐一大名家。他与卢照邻等人都试图改变当时“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诗风。他在27岁时所写的《滕王阁诗序》是词赋中的名篇,序末所附的《滕王阁诗》则是唐诗中的精

品，且诗中手法对后世诗人颇有影响。至于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更是公认的唐诗极品，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是唐诗中最能渗透古今、撼动人心的千古名句。

王勃出生于世代官宦的诗书人家。其祖父王通是隋秀才高弟，曾任蜀郡司户书左和蜀王侍读等官，后来退官居家，专门在龙门讲学著书。其著作有《元经》和《中说》，为当时儒士所称道。其父福峙，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六合二县令、齐州长史等官，晚年开始对玄学(即修炼)有了兴趣[1][2]。王勃天生聪颖，悟性过人，是个早熟的神童[1]。他六岁就能写一手好文章；九岁时读颜师古注的《汉书》，便能指出书中的过失[3]；十岁时以一个月的时间竟能通读六经而无一点障碍，连他的朋友、同样是神童出身的杨炯都认为他的知识是先天带来的(“悬然天得，自符昔训”)[1]。十四岁时，以神童而被举荐，在考核中名列前茅，授予朝散郎的官职；十六岁那年，沛王把他召去当沛府修撰，对他很是爱重；十八岁那年，由于当时盛行斗鸡，各个王爷之间的斗鸡更是热闹非凡，王勃开玩笑写了一篇《檄英王鸡》(“声讨英王的鸡”)，惹得皇上大怒，立即把他逐出王府[3]。他便到四川各地去旅游，“远游江汉，登降岷峨”，得到山川灵气的陶冶启悟，在诗文上进步神速，“神机若助，日新其业”，每写一篇文章都令人惊叹赞赏，特别是《益州夫子庙碑》，被认为“宏伟绝人，稀代为宝”[1]。后来他又被启用为官，但因杀一犯罪的官奴而险些自己丢了性命，连累他父亲也贬官[2]。以后他弃官在家，一心著书[1]。当他27岁时(虚岁28岁)，去交趾探望父亲，“渡海溺水，惊悸而卒”[4]。

王勃的一生是短暂的，只活了27岁，但同时又是富于变化的、丰富的一生。他在27年中所遭遇的、所做的事情并不比一个活了80岁的人少。作为一个早熟的神童，他的思想不但超出同龄人、甚至超过博学的成年人太多，因此不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如果我们把他想象成一个活了81岁的人，只不过他生活的“速度”是常人的三倍：常人三年中所经历和作过的事情他一年就完成了。这样再去观察他的一生，就要容易理解得多。他的超常的才华和超短的生命形成一个太大的反差，以至千百年来知道他的人始终惋惜、遗憾并感叹不已。不过，我们如果从修炼角度去看一看他的一生，倒是觉得自然得多、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因为任何一个修炼人的一生总是按照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修炼道路来安排的，历史上有些成道之人就是很年轻就以“死亡”的形式而离开这个世界的。在他短暂多变的一生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修炼人的、和他生活一样丰富多彩的一条修炼的道路。

王勃从小就是个有孝心的孩子。父亲对他很慈爱，并经常教导他说，“人子不知医，古人以为不孝”。他便牢记心头，暗中到处查访良医，希望学一手好医道，作个孝子。在公元661(或660)年，当他才十一、二岁时，便令人惊讶地碰到一个远远超过他期望的绝好机会：在长安遇到了曹夫子。曹夫子名元，字道真，自称是京都的人。他能象扁鹊那样从远处观望人的气色，清楚地透视人的五脏六腑；还能象华佗那样作开胸洗肠一类的大手术。根据他收王勃为徒后讲述自己的师承，他实际上是《黄帝八十一难经》的直系传人。该书是上古秘籍，由歧伯传给黄帝；黄帝往下传时又经过了53个传人才传到曹夫子手中。在这53个传人中，就有第三十六个传人扁鹊，并由他首次厘定了原书章句；还有第四十六个传人华佗。曹夫子虽然医术高超入神，但他小心谨慎，很少有人知道他。他和王

勃见面时轻轻地拍了他一下并说道，“无欲也”。王勃再次向他下拜，诚心作他的徒弟。这件事情家里的亲人也没让知道。曹夫子教他《周易章句》、《黄帝素问》、《难经》，还有“三才六甲”、“明堂玉匮”等等，一共学了十五个月。分手时他对王勃说，“阴阳之道不能随便向人讲，针灸技艺不可随便传授给别人；不要得意忘形地显示自己，应当不露声色地自我提高”。王勃遵照师训，自己悄悄地又学了五年，终于“有升堂睹奥之心”，最后“钻仰太虚，导引元气”，觉得自己身体中的污秽全都没有了，内精澄明，因此产生了放弃常人生活、修成神仙的愿望[10]。

有了上述六年多的由医入道的修为，可能是因为修出了内视脏腑的功能，王勃开始觉得“人间齷齪”、世人不洁[12][14]，因而产生了厌世离俗的情绪[17][18]，声称“已厌人间”[19]，向往幽居避世的修道生活[6][14]。加上有时修道的朋友来讲一些神奇的故事[5]，有时自己也梦中与仙人同游[6]，愈发增加了对去俗离尘、沐浴烟霞的神仙生活的向往[14][17]；当时的道士又喜欢服食“石髓”，认为吃了可以帮助飞升，也弄得他心里痒痒的[8]。他也知道自己的思想和现实生活是有矛盾的。他在20岁时写的《游山庙序》中说，自己常学仙经、博涉道记，但事奉尊长和亲人就必须要去求衣食，而作官又会被名利所累，最后把真性和先天的根基毁在常人社会中[16]。但他毕竟是个道心坚定的人，相信自己“自得会仙家”[9]，下定决心“清贞静一，保其道”，不顾世间得失“抱直方而守道”，直到“安真抱朴…全忠履道”[19][21]，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夫神明所贵者，道也”，“道”才是自己真正的生命所宝贵和追求的[20]，并且深深地感到“道”是高不可测的[23]。以他20岁左右的年龄，加上才华出众，正是搏取功名、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他却看淡了世间的荣华富贵，认为修道是“上策”而“图富贵”是“下策”[28]。如果一个人年事稍长，经过了许多生活的坎坷和搓磨后回心向道，那是一件自然而不太难的事，但一个风华正茂的大才子要放下世间得失而坚心于道，实在是极其难得的。

王勃曾说自己“最初是学的周礼，偶然也喜欢读儒家的东西，后来读了道家的书才感到与自己的真性吻合了”[19]。他在《益州夫子庙碑》中对于孔子的称赞是耐人寻味的：“圣人之设教也，……成变化而行鬼神，观阴阳而倚天地，……索众妙于重玄，纂群微于太素。”又引《易经》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万物服焉”[24]。他是站在道家的角度把孔子往上拉，而后世、特别是宋代以后的“大儒”们都是站在儒家低层的理上把孔子向下扯。然而，后世的人大都认为这些“大儒”们是在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博大思想！

曹夫子向王勃授业时最先给他讲《周易章句》，因此他对周易熟而且精，包括算卦、推算万年历等当时一般人觉得很难的东西他都很在行。他甚至还推算过一本《大唐千岁历》，为唐朝的人准备好了一千年可用的历书[2]。但这些东西既没有使他对道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也没有使他的修炼向前推进一步。他对道的深层认识是从与常人相反的方向去应用《易经》之理而得到的，而且这一个认识上的飞跃也象他碰到曹夫子一样的来自一个令人惊异的天外奇缘。就在他刻苦钻研《周易》那一段时间里，有天晚上他作了一个梦，梦见孔子来对他说，“易有太极，子其勉之”。他醒来后反复琢磨，终于想清了是怎么回事，写出了多篇对《周易》有创见性发挥的文章。他曾经写过五卷《周易发挥》以及《次论》等多部著作，后来都散失了。但他这一次认识上的飞跃，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现存

的一些文章中看出一点痕迹来。他在《八卦卜大演论》中曾说，“当你没有了思虑、没有了对任何东西的喜好时，你离太极的境界就已经不远了；一切可以看到的東西都来自两仪，当你把这些可见之物都忘得干干净净时，那就是太极”[22]。读过《周易》的人谁不知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呢？但一般人都是顺着这个“生发”的路子往下走，直到把64卦弄得烂熟，再把它用到常人事务中去：常人总是重“物”重“用”的；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朴散之则为器”；但修炼人要“返朴归真”，放弃“物”和“用”，因此要反过来从世间万象中回到64卦，再从64卦回到四象、两仪而太极，太极就是“有”、就是“一”，也就是“朴”。这个过程正好应了张三丰传道的“疯话”：“正则凡，逆则仙，只要颠倒颠”。而在一千多年前，王勃这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就对“道”、特别是对“易”有如此超常的认识，这真要让其后迄今的许多修道人惭愧莫名了。

王勃的修炼道路到此应该是很确定的了：由医而入道，由易而提高；又都是超凡入圣的人在亲自指导或者梦中点化，并且已经修到看淡红尘、放下名利、守道不移的地步。他毫无疑问地应该是一个道家的修炼人了。然而，他偏偏在“一而再”地让我们惊讶之后，又“再而三”地让我们再惊讶一回：他又全心全意地修起佛来了！

但这回不象前两次，促使他修佛的突发性机缘没有被后人记录下来。由于他的著作绝大部分已经散失，现在留下的一本《王子安集》已经是明代崇祯皇帝庚辰年间刻“初唐四杰”著作时根据后人收集到的一点断简残篇凑合而成的结果，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他决心修佛始自何时。但根据《王子安集》，我们至少知道他20岁时还没有决心修佛[16][28]。所以他正式开始修佛大概是在20岁以后、27岁以前的某个时候。在他留下的十篇碑文中，除了那篇有名的《益州夫子庙碑》外，其余九篇全是为佛寺写的碑文；而《王子安集》中的最后两篇则是《释迦如来成道记》和《释迦佛赋》。《释迦如来成道记》是一篇很长的赋体文，讲述释迦牟尼佛发心修道和最后成道的经过。由于其中用到大量的佛家专门词语，一般人很难看懂，所以有名的钱塘慧悟大师专门为它写了详细的注解；原文加上注解一共26页[26]。《释迦佛赋》是一篇赞颂释迦牟尼佛的短赋，它的最后两句“我今回向菩萨，一心归命圆寂”正是王勃决心修佛的誓言[27]。在慧悟大师为《释迦如来成道记》写的注解中还提到王勃的《释迦画像记》和《维摩画像碑》也是当时“盛行于世”的名篇，但现在的书中都没有。另外，王勃还为《四分律宗记》写过序文[13]。该书是讲佛家八正道的，全书共有几十万字。

#### <b>参考文献</b>

- [1] (唐)杨炯：《唐王子安集旧序》，卷首；(书名见最后)
- [2] (后晋)刘昫：《王勃传》，附录；
- [3] (宋)宋祁：《王勃传》，附录；
- [4] “诗人年表”，《唐诗鉴赏词典》；
- [5] 《怀仙(并序)》，卷二；
- [6] 《忽梦游仙》：“流俗非我乡，何当释尘昧”，卷二；
- [7] 《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卷三；

- [8] 《秋日仙游观赠道士》：“待余逢石髓，从尔命飞鸿”，卷三；
- [9] 《赠李十四(四首)》(其二)：“平生诗与酒，自得会仙家”，卷三；
- [10] 《黄帝八十一难经序》，卷四；
- [11] 《续书序》，卷四；
- [12] 《山亭思友人序》：“高枕百年，见生灵之齷齪”，卷四；
- [13] 《四分律宗记序》，卷四；
- [14] 《秋日游莲池序》：“人间齷齪，抱风云者几人？庶俗纷纭，得英奇者何有？烟霞召我，相望道术之门”，卷五；
- [15] 《滕王阁诗序》：“君子安贫，达人知命”，卷五；
- [16] 《游山庙序》，卷五；
- [17] 《仲氏宅宴序》：“仆不幸，在流俗而嗜烟霞”，卷六；
- [18] 《钱宇文明序》：“群公之好善，下官之恶俗”，卷七；
- [19] 《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早师周礼，偶爱儒宗，晚读老庄，动谐真性”；“已厌人间”；“安真抱朴…全忠履道”，卷七；
- [20] 《秋夜于绵州群官席别薛升华序》：“夫神明所贵者，道也”，卷七；
- [21] 《平台秘略论十首》贞修(二)：“抱直方而守道”，“清贞静一，保其道”，卷十；
- [22] 《八卦卜大演论》：“无思无好，则太极未尝远也。见之则两仪，忘之则太极”；“非圣人之书则不读也，非圣人之言则不取也”，卷十；
- [23] 《平台秘略赞》贞修第二：“道契玄极”，卷十二；
- [24] 《益州夫子庙碑》，卷十三；
- [25] 《彭州九陇县龙怀寺碑》，卷十三；
- [26] 《释迦如来成道记》，钱塘慧悟大师注解，附录；
- [27] 《释迦佛赋》：“我今回向菩萨，一心归命圆寂”，附录；
- [28] 《遗事》(述怀拟古诗)：“仆生二十祀，有志十数年。下策图富贵，上策怀神仙。”附录。

本文所引诗文，除已注书名者外，可参《王子安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七) 韦应物

韦应物（公元 737—792），是唐朝代宗大历年间(766--779)有名的诗人。他的诗以写田园风物而著称，是继陶渊明、二谢和王维、孟浩然之后的又一个田园诗名家；而他自成一体的简淡古朴、澄澹空灵的诗风，则是唐代诗人中非常接近陶渊明的一个。

他的《寄全椒山中道士》就是颇具陶渊明风格的唐诗精品，后人称之“一片神行”、“化工笔”[1]；苏东坡特别喜欢，刻意模仿，但始终不成功[2]。就五言绝句而论，他和李白、王维一起被认为是“并入化境”的最高成就者[3]。《秋夜寄邱二十二员外》即其代表作。白居易说他的五言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4]，而《幽居》即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篇。至于他的《滁州西涧》则更是唐诗中最有名的精品之一，和李白的《静夜思》一样是小孩子一入诗门就要背诵的篇章。

韦应物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他自己少年时候就以三卫郎的身份侍候唐玄宗。十来岁的娃娃，还不大懂事，又没读过什么书，作了皇上的近侍，得到恩宠，便仗势欺人、横行霸道。犯了法的亡命之徒他也敢弄来藏在家里；看到邻近的哪个姑娘好就抢回家去；被人告发后，官府派来抓他的人根本不敢进他家的门，只好在他家门口的白玉台阶下站着发愣。他经常陪着唐玄宗优哉游哉地享受帝王生活：有时皇上带贵妃去温泉洗澡，他也得到特许可以在温池里泡一泡；有时威风凛凛地带一大队人马陪皇上出外围猎；有时皇上在宫中摆酒宴，管弦丝竹、清歌曼舞，一队队宫娥彩女象天仙一样；他一喝起酒来往往直喝到如痴如呆。当这种官儿除了享福以外就没有多少事要干。[5][6]

可是好景不长，当韦应物才 19 岁时，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到四川，杨国忠被杀、杨贵妃被逼死在马嵬坡。这一天翻地覆的社会动荡对于他思想上的震动可想而知。三年后他去了太学读书。但因他过去不读书，又已经 22 岁了，自觉“读书事已晚”。再三年后玄宗去世，他失了依靠，逐渐被人排斥甚至受人欺负，开始体验到生活中艰难的一面。[6]虽然他二十八、九岁时便任洛阳丞，但 42 岁时还只当个栢阳令的小官，而且当时正当壮年身体却不行了，以至于病倒被迫辞官，住到“善福精舍”里去。四年后他出任滁州刺史，再过六年出任苏州刺史，但两年左右即卸任，定居在苏州永定寺的“永定精舍”，大约一年后逝世。[5]

生活中的大起大落，身体上的壮年早衰，把他推入了思考和转变的旋涡中。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考中，他终于认识到世间名利声荣都如“粪土”一样，不但不足求，而且肮脏污染人；再回头看世人，都和自己过去一样，不知“自省”“自悟”，一生中营营苟苟，深陷在没完没了的对欲望的追求中，整日奔忙“驰谢”，就象突起突息、行踪不定的阵风“惊飙”一样；人在迷、悟之间的徘徊，就象自己醉酒时的状态一样：对着好酒一喝醉，什么事都不在乎了，“百事何足论”。生活中偶然的启悟就象“遥见青山”一样使人暂时醒过来，但往往还没来得及抓住时机、悟出迷局时，却又重新陷入昏昏然的迷态中；和每一个刚刚发心入道的人一样，他感到了这个世界的“淫浊”不洁：那些修炼成道的纯洁美丽的仙人是绝不会让自己的“龙车”降落到这个污秽的世上来的。[7]这样脏的地方就走呗。由跳出世俗的圈子而看清世俗的污浊，从而生出厌离之心，这正是古往今来许多入道者的共同起点。

但有了厌离之心得有厌离之路。韦应物一方面结交了许多佛道修炼中的朋友，和他们讨论修炼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自己阅读修炼的经典，直接参悟修炼的真谛。他不但和这些朋友书信往还、诗歌唱和，互相拜访，而且还经常住到他们的庙宇和道观中去，清夜长谈或者在那里静心阅读修炼的经典。[8]他所阅读的书基本上是道家的典籍：有时耳边听着远处松涛的轻吟，以闲适的心情看着“道书”；有时一个人品味着山涧中的清水，高声“吟咏”老子的《道德经》，就象诵诗一样；有时一个人在树林中研读《易经》之后，走出来面对闲歇在溪边的鸥鸟，感到心定神闲；或者夜深人静时，在竹林环抱的厅房内，孤灯照案，潜心研习，身心融入“无为”的气氛中，享受这“闲居”带来的无限快乐；或者因事起兴，提笔作诗，把心怀冲和之气读“道经”的体验融入诗句中去。这些道家经典都是讲究“养真气”的。[9]讲究清静无为，修一个“真”字，这正是典型的道家修炼方法。



经读千遍，其义自现。长时间地读这些道经，而且是静下心来真读，自然会被其中法理潜移默化，把自己最终引入真修的行列中去。根据韦应物留下的诗来判断，他至迟在42岁因病辞官而住到“善福精舍”里去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了：“我正在以道家清静无为、避名去利的‘玄默’方法来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排除‘名’和‘迹’的干扰。道法是高妙的，它让人融于其中、乐而忘返，冲和的道气使人虚怀若谷”；“人在世间的许多牵挂和羁绊都是因为对情的执著而产生出来的。虽然我到现在才悟到这一点，未免有些太晚，但我仍然要顺应‘道’的法理、按其要求去作一切事情。这样就在各种环境中都能心静而生寂，于静修中了结这短促而空虚的一生。”；“我这种没有大志气的人不喜欢纷纷扰扰的热闹场合，宁愿抱素守朴寄居在这个寺庙的经舍里。我也是敬仰当今品格高尚、大才大德之人的，但我自己却情愿作一个不声不响的‘糊涂人’。……能作到无为就能海阔天空地自由翱翔，但这是个遥远的目标，也不能拘泥执著于它的最终结果。”[10]

虽然韦应物青少年时代过的是花天酒地、极为奢侈的宫廷生活，但下定决心要抱素守朴地修炼后，他竟能真地安于淡泊、节俭的生活，希望享受隐居耦耕的农家乐。他在善福精舍里居住时，除了一些必需的日用陶器和一床单被外便一无所有；一个人寂寞独处却能高兴得起来，甚至乐不思蜀、没有必须办的事情就不回城里去；作为做官的人，在“形迹”上要“拘检”一些，但对于世间俗事却淡然无心；他对山水景物特别地喜爱，一入山林便要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陶渊明真能放下官场生活而去当老百姓，使他十分羡慕，他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罢官不作、到山里去修一栋茅草房；在郊外看看庄稼，走过一片荒废的村落去采菊花，这时他真希望象长沮、桀溺那样两人共同耕种，心志淡泊地过着一块田一间茅屋的农家生活；他所想往的田家乐就是有一点酒喝，其它事情不必挂怀，种植的庄稼都有个好收成，大家能高高兴兴地过日子。[11]

由于他时不时地住进山林寺庙或者拜访道友，体验一段时间的归隐生活，天长日久，便只想不想回，彻底走出红尘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有时简直到了一天到晚想着退官归隐的程度；虽然一个人去山野林泉可以暂时地感到舒适，但时间一长，各种尘俗的牵挂和拖累便冒出来了，因此考虑到要在什么地方修茅草房的问题，至少晚年能长期地隐居；有时看到南山上采药的老头子自由自在，而自己却不能立即修官而去，心中真是惭愧得很；有时闲着没事，只好喝点酒，心中默默地用“道”来解释开导自己，但收拾行装、彻底归隐是终究不可避免的；最喜欢山水，怎样才能与山水朝夕相处呢？断绝尘缘、逍遥自在，那是修道人心舒意展的事情，可是我这腰间的官带，好象专门是为了给我头上带来白发一样；和道友同宿，交流修炼体会，是令人喜悦的事情，我怎么能留恋这腰间的官带而象笼中的鸟儿一样被人驱使呢？[12]

韦应物对山野林泉的向往简直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他对山寺钟声有着特别的感情。在他的诗集中到处都能听到钟声，其中有好几首属于他诗集中的名篇。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听到山中悠扬的钟声，便使人想起修炼而顿萌‘道心’；向晚之时从烟云缭绕的地方传出的磬声，让人感到心空意远”。[13]

然而尘网的束缚却不是那样容易打破的。心里想走，环境又不让走，这就是矛盾。对于修炼人来说，就是提高心性和层次的机会。韦应物在这个矛盾的时起时灭中

磨练了十多年，直到他 54 岁时卸任离开官场、定居永定寺里的“永定精舍”为止。在十多年的矛盾冲突中，他不断地运用自己对“道”的理解来宽解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解决了冲突，同时不断地提高了自己对道的认识：作什么事情只要守着自己的“真性”，生活上只求衣食足，“道”可以适应任何地方，只要不以为身为累，保持“玄虚”妙理就行；我对世事与心的态度，就象顺水漂舟一样，并不着力去逆水倒行；虽然身在“世网”中，但常怀“清静”之心，晚上与高僧同宿时都想不起要讨教处世的方法了；清静无为，一颗淡泊的“道心”在时光的流逝中寂然不动，没有什么事时便虚掩着门独自修心；在清幽喜人的环境中焚香打坐，静意“澄神”，“公门”中干的当然是常人中的事情，但修道之心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只要心中不是执著于当官，就是喧闹的环境中也能以道心幽然静处；有时正在堆了一桌的案卷中忙碌着，偏有山寺里的僧人来访。他从静里来，我在闹中忙，但都可不离禅境。修道本来就讲“空”讲“无”，无失“无得”，就是“得鱼忘荃”也是多余的说法，并未全空；只要心中放得下来来去去的俗缘牵挂，所作所为就可与世间事和谐而不悖；心中虚空无物，自然澹泊无求，环境也变得安静，世俗的妄念也就消失了。在尘世间也一样能修道，人在世间的“迹”就象“车辙”一样，不能执著，但也用不着讨厌和回避。[14]

弃官与留仕的矛盾只是韦应物修炼中的磨难之一。任何一个修炼人都会遇到许多磨难，因为任何人都可能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造下许多业，在修炼中则要以磨难的形式来全部或者部份地偿还。其中最普遍、几乎人人都逃不过的就是“病业”。许多刚进入修炼的人都对治病很有兴趣或者看得很重，有些人甚至就是因为想治病才走入修炼的。而任何一种性命双修的修炼，其第一步也都是要净化修炼人的身体，为本体的转化打好基础。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得治病(实为净化身体)在许多修炼法门中成为入门的第一步。韦应物壮年早衰，身体不好，初入道门时当然希望在身体上来个转变，而他也至少有过两次服食“灵药”治病的经历。

有一次，修道的朋友从高入云霄的“碧涧苍松”上采到了一些稀罕的“松英”，几个道人连夜制成五粒“松英丸”，早上派人给他送去。他在家中布置了“道场”，“斋戒”之后才服食“灵药”。服下后便“献诗代启”表示感谢，并盛赞其功效：自觉身心已经大变，不但从此不沾“荤膻”，而且对“人事”的看法都变了，连看到自己的官印都觉得是“与心违”的东西了；另一次是吃黄精。黄精是一味中药，药用其根，《神农本草》上列为上品，属于“久服轻身延年”的一类药。道人们在“西山”把黄精根子采回来，经过“九蒸”九晒后，于半夜子时开始以适当火候熬煮，煮得满屋“馨香”。韦应物服食后也是激动万分，觉得自己已非“俗士”，已经游心“物外”，并且希望最终“脱印绶”弃官修道，“永与天壤存”，修成得道。[15]从后来韦应物一生道心坚定的事实来看，这两次服食“灵药”即使没有他描述的那种戏剧性的奇效，至少也应有可见可感的明显效果。

但人一生的病业分属不同的层次，在很多修炼法门中都不能一次性地消除干净，身体已经在某一层净化过的修炼人也可能在更高层次的净化中表现出“病业反应”来。韦应物也至少还遇到过一次比较大的“病业反应”。[16]

除了人人都可能遇到的病业以外，每一个修炼人自己特殊环境中的每一件事都可能成为修炼中的磨难和关：到府上一个多月，每天从早到晚、象“理乱丝”一样地审阅和处理案卷；就连在山中独坐这种最闲静的时候，本来是极力排遣尘俗的思虑，尽量使心澄静、空无一境，但在常人生活中积下的俗念这时就容易冒出来干扰，由情生出来的愁绪一齐涌上来，那真是很难整治消除的；直到晚年在永定精舍时，有时还梦想着京城的生活。暂且租了二顷田，让家中年轻人边耕种边读书。眼睛已经不好使了，不大写作了，但空闲时间多了，在修心上却更精进了。[17]

修炼是很苦的，特别是在常人看来不但很苦，简直就没法坚持下去。但许多修炼人能够一生坚持下去，除了厌世离俗、追求完美的生命境界这颗宝贵的“道心”之外，修炼中的“乐”和古往今来其他修炼人的修炼事迹也是激励修炼者不断精进的强大力量。

对韦应物来说，归隐田园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乐趣：有时放下作官的事情，投身到田园耕耘的农家生活中去。早上太阳出来照着茅草房，田园生活培养人简单质朴的品行。虽然没有钱，酒还是有喝的。看到种植的庄稼都长得很好，高兴地仰起头来对着苍天感叹自然的慷慨施舍。与一般老百姓一起早出晚归，作事的风格与官衙里完全不一样。有时到南边涧水旁砍伐一些竹子，晚上从泮水东面回家来；卸任回家后，不用再担心俗世琐事的纠缠了。居住的地方也很偏僻，尽情地游玩嬉戏，用不着考虑时间的早晚。有时追逐野兔一直跑到山坡上，有时顺着“赤涧”一路捕鱼。意气风发时高歌一曲。经常把北面的窗户开一开，不至荒疏了诗歌等文墨方面的事情。[18]

韦应物在他的诗中记述了一些他看到或者听到的修炼故事，用以鼓励自己精进不懈地修炼。他亲自见过一个无名僧人，他称之为“上方僧”，就住在附近山上的“蓝溪寺”里。“上方僧”住在空无一人的林中山寺内，却从来不烧过夜火，有时一个人晚上到寒冷的泉边去汲泉水。他独自一人呆在“蓝溪寺”里，至今已有三十年没有下过山了。他记述了一个道人修道时，“灵贞”下来试他的道心，在他睡觉的地方用一根头发悬了一块千钧巨石。道人不惊不诧，一直在石下睡了十三年，最后终于成道。韦应物认为这是为了使后世弟子道心“精坚”。同一首诗中又说到三弟兄一起在深山里的茅草房中“读仙经”修道，仙人变为白鹿来引诱，两个弟弟忍不住去和鹿玩，哥哥独自坚持诵读，后来成道。那时两个弟弟仰天大哭，方知“一失毫厘”而丢掉了“千万年”难遇的机缘。这两个传说的情节都很简单，简单到有点象专给小孩子看的童话，但韦应物却郑重其事地用长达20句的七言诗记下来用以自励。是的，心里有“真”的人自然坚信其真，心里无“真”的人也就不认“真”了。韦应物用以自励的还有一些有名的神仙故事，其中包括“西王母”和“汉武帝”的故事。[19]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里说的“本性”还不是人的真正生命最原始的天性，而只是世代后天熏染、业力包裹和扭曲后而呈现出来的“人性”。但要改变它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难了。要改变一个人的本性，真正地让人“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只有修炼才能作到。韦应物早年浪荡，行为不检，甚至犯罪而不伏法，本性可算不好的了。但一当省悟、决心修炼，最终竟能拔地而起、成为后人尊崇的对象。特别是自宋代起，人们对他的品格评价甚高。他的两

句诗，“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范仲淹叹为“仁者之言”，朱熹盛称“圣矣”，视为圣人之言。[20]

后人一直相传的是，他“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5]。他最后修为到了哪一步，我们无从考查。但他曾在一首诗中说自己已经名列“仙爵”[21]。从他的品格和为人来看，我们相信他说此话时绝非妄言，而是心中有数的。

#### <b>参考资料</b>

[1]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

[2] 施补华：《砚佣说诗》：“《寄全椒山中道士》一作，东坡刻意学之而终不似。盖东坡用力，韦公不用力；东坡尚意，韦公不尚意，微妙之诣也。”；

[3] 沈德潜：《说诗碎语》：“五言绝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之古淡，并入化境。”；

[4] 白居易：《与元九书》；

[5] 《韦苏州集序》，卷首；（书名见最后）

[6] 《逢杨开府》卷五；《温泉行》卷九；《骊山行》卷十；

[7] 《清都观答幼遐》：“荣名等粪土，携手随风翔。”卷五；《九日沔上作寄崔主簿倬二季端系》：“人生不自省，营欲无终已”，卷二；《拟古诗十二首》（其三）：“世人不自觉，驰谢如惊飙”，卷一；《对芳樽》：“对芳樽，醉来百事何足论。遥见青山始一醒，欲着接离还复昏。”卷八；《萼绿华歌》：“有一人兮升紫霞，……鼓角萧条兮驾龙车，世淫浊兮不可降。”卷九；

[8] 《寓居沔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书怀寄顾八处士》：“别从仙客求方法，曾到僧家问苦空。”卷二；《雨夜宿清都观》，《起度律师同居东斋院》：“释子喜相偶，幽林俱避喧。安居同僧夏，清夜讽道言。”卷七；

[9] 《中严家令》：“聊披道书暇，还此听松风。”《春日郊居寄万年吉少府中孚三原少府伟夏侯校书审》：“独饮涧中水，吟咏老氏书。”卷二；《答李(?)三首》（其三）：“林中观易罢，溪上对鸥闲。”《答崔都水》：“深夜竹庭学，孤灯案上书。不遇无为化，谁复得闲居。”卷五；《县斋》：“即事玩文墨，抱冲披道经。”《郡中西斋》：“清觞养真气，玉书示道流。”卷八；

[10] 《善福精舍示诸生》：“方以玄默处，岂为名迹侵。法妙不知归，独此抱冲襟。”卷二；《答崔主簿问兼简温上人》：“缘情生众累，晚悟依道流。诸境一已寂，了将身世浮。”《善福精舍答韩司录清都观会宴见忆》：“弱志厌众纷，抱素寄精庐。皦皦仰时彦，闷闷独为愚。…无为便高翔，邈矣不可迁。”卷五；

[11] 《善福精舍示诸生》：“斋舍无余物，陶器与单衾。”卷二；《闲居寄端及重阳》：“闲居寥落生高兴，无事风尘独不归。”卷三；《南园陪王卿游瞩》：“形迹虽拘检，世事淡无心。”《游西山》：“所爱唯山水，到此即淹留。”《东郊》：“终罢斯结庐，慕陶真可庶。”《秋郊作》：“登原忻时稼，采菊行故墟。方愿沮溺耦，淡泊守田庐。”卷七；《郊居言志》：“但要樽中物，余事岂相关。……唯当岁丰熟，闾里一欢颜。”卷八；

[12] 《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经少林精舍寄都邑亲友》：“独往虽暂适，多累终见牵。方思结茅地，归息期暮年。”《书怀寄顾八处士》：“未能即便修官去，惭愧南山采药翁。”卷二；《岁日寄京城诸季端武等》：“闲将酒为偶，默以道自诠。……终理来时装，归凿杜陵田。”

卷三；《李博士弟……聊以为答》：“初夏息众缘，双林对禅客。……山水心所娱，如何更朝夕。”《答冯鲁秀才》：“……仿佛谢尘迹，逍遥舒道心。顾我腰间绶，端为华发侵。”卷五；《雨夜宿清都观》：“适悟委前忘，清言怡道心。岂恋腰间绶，如役笼中禽。”卷七；

[13]《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淮上即事寄广陵亲故》，《经少林精舍寄都邑亲友》：“鸣钟生道心，暮磬空云烟。”卷二；《赋得暮雨送李胄》，卷四；《烟际钟》，卷八；

[14]《寄冯着》：“偃仰遂真性，所求唯斗储。…吾道亦自适，退身保玄虚。”《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县内闲居赠温公》：“虽居世网常清净，夜对高僧无一言。”《寓居洋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道心淡泊对流水，生事萧疏空掩门。”卷二；《晓坐西斋》“盥漱忻景清，焚香澄神虑。公门自常事，道心宁异处。”卷八；《答畅参军》：“偶宦心非累，处喧道自幽。”拾遗；《赠琮公》：“山僧一相访，吏案正盈前。出处似殊致，喧静两皆禅。暮春华池宴，清夜高斋眠。此道本无得，宁复有忘筌。”《寄恒璨》：“心绝去来缘，迹顺人间事。”卷三；《同元锡题琅琊寺》：“情虚澹泊生，境寂尘妄灭。经世岂非道，无为厌车辙。”卷七；

[15]《紫阁东林居士叔缄赐松英丸捧对欣喜盖非尘侣之所当服辄献诗代启》，卷二；《饵黄精》，卷八；

[16]《郡斋卧疾绝句》：“香炉宿火灭，兰灯宵影微。秋斋独卧病，谁与覆寒衣。”卷八；

[17]《始至郡》：“到郡方逾月，终朝理乱丝。”卷八；《夏日》：“……独坐山中静。悟澹将遣虑，学空无遗境。积俗易为侵，愁来复难整。”卷六；《寓居永定精舍》：“家贫何由往，梦想在京城。……聊租二顷田，方课子弟耕。眼暗文字废，身闲道心精。”卷八；

[18]《答畅校书当》：“偶然弃官去，投迹在田中。日出照茅屋，田园养愚蒙。虽云无一资，樽酌会不空。且忻百谷成，仰叹造化功。出入与民伍，作事靡不同。时伐南涧竹，夜还泮水东。”卷五；《野居》：“今得罢守归，幸无世欲患。栖止且偏僻，嬉游无早晏。逐兔上坡冈，捕鱼缘赤涧。高歌意气在……。时启北窗扉，岂将文墨间。”《幽居》，卷八；

[19]《上方僧》：“见月出东山，上方高处禅。空林无宿火，独夜汲寒泉。不下蓝溪寺，今来三十年。”卷八；《学仙》：“昔有道士求神仙，灵贞下试心确然。千钧巨石一发悬，卧之石下十三年。存道忘身一试过，名奏玉皇乃升天。云气冉冉渐不见，留与弟子但精坚。……古来三人皆弟兄，结茅深山读仙经。……仙人变化为白鹿，二弟玩之兄诵读。读多七过可乞言，为子心精得神仙。可怜二弟仰天哭，一失毫厘千万年。”《王母歌》，《马明生遇神女歌》，《宝观主白鹇鸽歌》，卷九；《汉武帝杂歌》，卷十；

[20]《寄李儋元锡》，卷三；

[21]《和吴舍人早春归沐西亭言志》：“名虽列仙爵，心已遣尘机。”卷五；本文所引诗文，除已注明出处者外，可参《韦苏州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八) 孟浩然

孟浩然（公元 689—740），是盛唐时期与王维齐名的大诗人。他与王维合称“王孟”，是唐代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诗大多以写隐逸和田园生活而著称，其清淡、自然的诗风在唐诗中独树一帜，“匠心独妙”[1]，“神韵超然”[2]，格调甚高，颇受后人推崇。他的许多诗“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3]，“从静悟中得之，故语淡而味终不薄”[4]。换句话说，其高妙之处来自内心的修为，与文字笔墨的巧拙无关。

他的《秋登万山寄张五》即具有上述特点。全诗情景交融、浑为一体，情飘逸而真挚，景清淡而优美；他的《夏日南亭怀辛大》，极富于韵味而被“一时叹为清绝”[4]，且诵读起来“有金石宫商之声”[5]；他的《题义公禅房》情调古雅、潇洒物外，手法自然明快、词句清淡秀丽；《送杜十四之江南》一诗，后人誉为“与其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6]；而《渡浙江问舟中人》则被苏轼评为“寄至味于淡泊”[7]；他的《晚泊浔阳望庐山》，色彩淡素、浑成无迹、“一片空灵”，后人叹为“天籁”；他的《过故人庄》“淡到看不见诗”[8]，“篇法之妙，不见句法”[4]，把艺术深深地融入整个诗作的血肉之中，显得自然天成；至于他的《春晓》，是任何一个稍稍读过几首唐诗的人都会背诵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一千多年来，人们传诵它、探讨它，似乎这短短二十个字中有着不尽的艺术宝藏。诗人情入于境，深得大自然真趣和神髓。此诗是最自然的诗篇。反复吟诵，不免让人慨叹“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孟浩然出生于一个传统的书香门第之家，“家世重儒风”，世代读“诗”、遵“礼”，总是以“君子当自强不息”为勉。并且孟浩然在“词赋”方面的造诣很高[9]。在40岁以前，他一直在襄阳岘山附近的涧南园过着隐居生活。后来上京投考落第，游吴越后再度归隐并投入修炼的生活中。除了晚年在朋友张九龄帐下作过几年官外，他的一生都是在隐居中度过。他特别喜欢山水，游览山水、陶冶性情是他一生中生活的基本内容：住在左右空旷的林野中，听不到城里那种喧闹。在北边的山涧旁钓一钓鱼，打开南面的窗户听一听樵夫们打柴时的“樵唱”。把隐居中心里的想法写下来，找那些善于静思的朋友讨论；在白云飘浮的山上，隐者自我愉悦，登高望远、心境随着远飞的大雁渐入空寂。他对陶渊明特别崇拜，认为陶渊明式的隐居是高雅的林园生活；躬耕垂钓，自逸自足，饮酒取乐，趣味盎然。没有俗人来打扰，培养着古代高人雅士的高风亮节。此外，他还一直象古代隐士那样读书、练剑，书与剑相伴了他几十年时间。他也偶尔种一点菜蔬、培植一点竹木园林，但目的主要是蓄养自己高尚的气质[10]。

孟浩然四十岁时进京考试，与一批诗人赋诗作会。他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两句诗令满座倾倒，一时诗名远播。当时的丞相张九龄和王维等爱诗的京官都来和他交朋友。郡守韩朝宗先向其他高官宣扬他的才华，再和他约好日子带他去向那些人推荐。到了约定的日子，孟浩然和一批朋友喝酒谈诗，很是融洽。有人提醒他说，你与韩公有约在先，不赴约而怠慢了别人怕不行吧。他不高兴地说，我已喝了酒了，身心快乐，哪管其它事情。一个求仕的大好机会失掉了，而他事后也毫不后悔，其“好乐忘名”的程度实在让人感叹[1]。

这件事情除了表现出他放任不羁的性格外，恐怕也隐含着他的自信：觉得自己用不着别人推荐，凭真本事也一样能平步青云。然而，进士考试的结果一公布，他却出乎意外地落了榜。这一打击对他来说是特别地沉重，因为他曾经“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11]，学得满腹才华，又得到王维、张九龄等大诗人和大官的宣扬、延誉，已经在京师颇有诗名了。这一下真是“抬得高，摔得痛”。他在懊丧之余想给皇帝上书，但又犹豫不决、左右徘徊，满肚子牢骚不知向谁去发。在这种复杂的心绪中，他写下了《岁暮归南山》一诗：“北阙休上书，南山归蔽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表面上他在诗里一连串自责自怪，骨子里却是层层怨天尤人：“你还向皇帝上什么书啊，还是早点回你那个破房子里去吧；你没有一点才能，圣明的皇上当然要把你抛弃啦；一身毛病，朋友也都疏远你了，真是穷途末路啊；头上都生白发了，求仕心切偏落榜，连美好的春天也都把人往老迈、死亡上推！这排遣不去的愁绪弄得人一晚到亮睡不着觉，而松风明月还偏偏越窗而入，把院落和寂夜的空虚带到已经很空虚的心上！”

据说孟浩然曾被王维邀至内署，恰恰遇到唐玄宗到来。玄宗向孟浩然要诗看，孟浩然就读了这首《岁暮归南山》。玄宗听后很生气地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弃卿，奈何诬我？”[12]看来玄宗还是从他那含蕴婉曲的语句中听出了他满腹的牢骚和抱怨，并且认为他在“诬”自己，因而龙颜不悦。不用说，一个最好的、可能得到皇帝赏识和直接提拔的进仕机会又失掉了。

这一个沉重打击成了他思想上重大转折的起点，就象当头棒喝一样把他猛地推到了决心长期归隐的心境上去。他决定离京，先到江南游览一遭后便回家过隐居的生活。他在离京时留了一首诗给自己的好友王维，以沉痛的语言、怨怼的情怀、辛酸的眼泪描述了自己亲身体会到的世态炎凉、人情似水的滋味，感叹知音太少，表达了自己坚决归隐的决心[13]。

他畅游了江南(吴越两地)的许多名胜，特别是隐居胜地。由于高才落第而来的不满和灰心丧气，在这些隐居先贤们的历史遗迹中找到了最好的安慰；反过来，对隐居先贤们的缅怀和赞叹，又加强了他对隐居的向往和决心。开始时剧烈的矛盾冲突仍然难以放下，心中充满迷茫、看不见前途、惘然如有所失；但想到隐居的先贤们，特别是东汉隐士尚长(“尚子”)和东晋高僧慧远(“远公”)，他们是自己早就一直敬仰和爱戴的出世高人，于是禁不住要向隐居的隐士、高僧们吐露自己的心曲：我早晚一定要来与你们共享山林隐逸的雅趣！当船泊浔阳、远望庐山，“远公”当时居处“东林精舍”的钟声在日暮中传来时，他又回忆起远公的事迹，心中升起对高僧的景仰和缅怀；他对汉末著名隐士庞德公避世而携家隐居鹿门也是十分景仰，慨叹其“隐迹今尚在，高风邈已远”；在他看来，隐居是洗掉“尘虑”的最好办法[14]。

然而，隐居对于许多隐居者来说都不是脱离尘嚣的终结，而只是跳出红尘的起点：一旦隐入山林、远离尘嚣，常人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小时，修炼的巨大吸引力就可能把隐居者进一步变为一个修炼者。而这种变化的第一个表现往往是对世间的名利声荣等“身外之物”逐渐失去兴趣，这也是孟浩然自己体验到了的：我现在只想过耕耘自足的农夫生活；只要有酒喝，谁还想世间名利啊！我宁愿与水鸥

玩耍、与江燕为伍，作一个自由“狂歌”的“竖儒”，也不愿作巴结权贵、趋炎附势那些令人感到羞愧的事情[15]。

人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更美好境界的不断追求。厌世和离世的思想就是通向修炼和“返本归真”最自然的阶梯。孟浩然开始赞誉修炼和修炼人：“象庄子那样的‘傲吏’决非平凡之人，世间的名士、‘名流’应该是那些修炼界的‘道流’”；“有谁不仰慕那些成道的神仙呢？”并且他还广交修炼界的朋友，谈到他们时也总是带着崇拜的口吻：“我那位‘家在鹿门山’的朋友，手中拿着白色的羽毛扇子，脚上穿着青色的芒鞋，经常在山涧的水边悠游”；在陪李侍御拜访聪禅上人时，“我看到石头砌成的房间里好象从来没有人来过，而禅师的绳床上却有一只老虎正在睡觉。”“太一子是一个在天台山修道的朋友。他住在‘赤城’附近，每天‘餐霞’食气，不食人间烟火。”“我曾经亲自去天台山拜见他，得知他经常在鸡鸣日出之时与仙人相会。他虽住在赤城中，但逍遥自在、随意遨游于白云霄汉之间。连他居处的莓丛和苔藓一类植物都与人间不同，而瀑布则是他与尘世隔绝的界标。我真想永远悠游于那样的境界中啊！”[16]

孟浩然40岁以前都在隐居中度过，读书练剑，心境闲散，没有什么心理和情绪上的压力。四十岁时进京赴考，先是被众人大捧了一番，弄得有点云里雾里的之后，又突然给摔下来，一个接一个的大挫折。这种心理和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必然导致身体上的失常。而且按中医的说法，六淫病易去，七情病难医。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是个特别多病的人[17]。任何一个有病的人，特别是多病或有大病的人，在初入道时都有强烈的祛病的愿望。孟浩然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很明显的。他曾提到去山洞里探查“石髓”和到山崖上采集野蜂蜜的事情。“石髓”是当时的道家弟子喜欢的一类丹药，据称服食了高级的“石髓”可能使人立即飞升。野蜂蜜除了本身可以强身健体外，还是许多丹药的药基（内含大量“蜂王浆”）。他还不只一次地提到采“芝草”的事。“芝草”俗称“灵芝”，包括菌灵芝和草灵芝两大类。菌灵芝对调整身体机能的平衡有很大作用，而草灵芝则据称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甚至起死回生。由此看来，他采到的大概都是菌灵芝，否则他的身体早就没有任何疾病了。另外，他还提到希望向一位道人学习“炼丹液”的方法[18]。

孟浩然有许多道家和佛家的朋友，因此佛道两家的思想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入道过程也象其他许多人一样，是一个对修炼的认识逐渐提高的过程。从道家这一方面来看，他开始只是有“去烦恼”、学“长生道”的愿望，这也是常人这一层次中最容易看到的修炼的神奇之处；他也谈到了养“浩气”、利用“五行”理论的辟谷，并进而“养恬素”，一个人白天独坐冥想，以此领悟修炼的道理；最后他谈到了“玄妙理”和“坐忘心”。他曾经想作一个“羽人”。直到晚年，王昌龄来拜访他时，他还提到自己喜欢看“神仙篆”和“山海经”之类的道家书籍[19]。

然而，他在自己的诗中非常详细地叙述了“湛禅师”对他走入佛教修炼的影响：我从小就听说过“无生理”，因此一直想知道自己生生世世的事情。但在尘世间的生活中很难兼顾到自己内心的愿望。直到晚年决心长期归隐后，才偶然与禅师交友并经常来往。禅师可怜我苦海无边，以我能接受的“方便”说法为我解迷指点。又进一步给我讲解“微妙法”，在我心中植入“清静”的种子，使我顿



然了却“烦恼”的侵扰，对山林苦修产生了深情。我早晚向禅师请教自己心中的疑虑并通过讨论明白了越来越多的修炼之理。禅师在语言和文学方面的修养高超而绝妙，实在令人惊叹。禅房常闭，保持着“虚静”的气氛。周围栽的花、种的药草四季常青。在一块平坦的大石上弹琴和写作，任凭飞瀑落泉的水花飘洒在头上和衣服上；有时和“法侣”们相逢，通宵达旦地讲道谈玄，那是因为自己平生对“真隐”的羡慕和追求、整天探求“灵异”现象的原因[20]。

我们虽然不能肯定他曾正式投师佛门、有过什么皈依仪式，但从他留下的诗中，我们确实发现他曾两次称佛教僧人为“我师”，并称一起讨论佛理的佛教徒或者居士为“法侣”，甚至称拜访佛教僧人时所用斋饭为“法筵”。这些称呼都不是一个只对佛教有兴趣的局外人可能使用的，况且还是郑重其事地写到自己的诗中，让普天下无人不晓(他的诗流传很广，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21]。并且，他在一些诗中确曾表达了自己愿意、甚至决心皈依佛门的强烈愿望：“愿承甘露润，喜得惠风洒。依止此山门，谁能效丘也。”；“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下生弥勒见，回向一心归……愿承功德水，从此濯尘机”[22]。

更为重要的是，“修炼”是修人的心，完全与“皈依”之类的仪式无关。任何人只要能依照正信、正念和正的法理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性、改善自己的言行，他就已经在修炼中了。当然，许多真正修炼的人会随着自己心性的升华和对法理认识的不断提高而产生某些超常的功能和体验(现代研究者称为“宗教体验”)。从孟浩然的诗中我们发现其心性的变化以及超常的功能和体验也是随着修炼时间的增加而明显地在变化着：开始时只是对法理的理解加深了，体会到舍“尘念”、“合真如”，世间“一切是虚假”；随着长期打坐，特别是“闭关”静修，天目渐开，眼前有一些异象出现，初次体验到“静者妙”，但还不能看到另外空间中完整的信息[23]；当天目完全打开时，完整的、多生多世的信息蜂涌而入，令人应接不暇：自从自己生命产生以来已经许多劫了，有时看到往事事情，就象回忆儿时沙滩玩沙一样。看到自己善行而生功德，更加坚定了修炼的“道心”。静坐中自己向各层天界靠近，空中弥漫着天花散落的异香[24]；当定力进一步加强时，整个身心和静中所见境象融合一体，能体悟到玄妙的法理，但却很难再用语言来叙述，进入了“忘言”的境界中；此时外尘已经很难干扰，打坐中听到“猿啸”也不分心，反而使“尘外心”更加清净；看到修为很高的高僧，会看到其“莲花”一样“净”的内心，知道其“不染心”一尘不粘[25]；天目用久了，便不再觉得新鲜，也渐渐地没有了对于“看”的执著。再加上对“无为”的深入理解，希望“观空”而对“有形”的境象渐生厌倦；此时只想把身心置于一无所有的“虚寂”之中，保持心境永远“闲和”的极高境界[26]。

李白在他的《赠孟浩然》一诗中尊称孟浩然为“孟夫子”，并具体描述了自己对孟浩然的钦敬爱慕以至于崇仰之情：孟夫子风流倜傥，天下闻名，真让我爱慕不已。从青春焕发的少壮时代直到须发批霜的晚年，面对达官贵人豪华的车马和堂皇的冠冕，他都能放下仕途而取隐遁，去与松风白云相伴，过高人隐士的生活，表现了自己的高风亮节。在皓月当空的清宵，把酒临风，常常喝醉；有时则于繁花丛中，留连忘返，连皇帝老子的事情也提不起兴趣来；他那不慕荣利、自甘淡泊的品格高尚得有如高山一样，甚至高到无法仰望的程度，只好在此向他纯洁芳馨的人品作揖而拜，聊表我崇敬仰慕之情[27]。

李白自己也很喜欢求仙问道和隐居，是个狂放不羁的“谪仙人”，曾经“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28]，而他对孟浩然的尊崇，正是表现了这两位朋友之间思想感情的高度共鸣。

注释：

- [1] 《孟浩然集序》，卷首；（书名见最后）
- [2] 胡应麟：《诗薮》；
- [3] 皮日休：《郢州孟亭记》；
- [4] 沈德潜：《唐诗别裁》；
- [5] 严羽：《沧浪诗话》；
- [6] 闻一多：《唐诗杂论》；
- [7] 《古今诗话》或《宋诗话辑佚》；
- [8] 闻一多：《孟浩然》；
- [9] 《书怀贻京邑故人》：“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未躬。昼夜常自强，词赋亦颇工。”卷一；
- [10] 《听郑五愔弹琴》：“余意在山水，闻之谐夙心。”《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书取幽栖事，还寻静者论。”《秋登万山寄张五》：“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卷一；《李氏园卧疾》：“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题张野人园庐》：“耕钓方自逸，壶觞趣不空。门无俗士驾，人有上皇风。”卷四；《宴张记室宅》：“谁知书剑者，年岁独蹉跎。”卷二；《自洛之越》：“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卷三；《孟浩然集序》：“灌蔬艺竹，以全高尚。”卷首；
- [11] 《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卷二；
- [12] 《唐摭言》，卷十一；
- [13] 《留别王维》：“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卷三；
- [14] 《南还舟中寄袁太祝》：“桃源何处是，游子正迷津。”卷三；《早寒江上有怀》：“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卷四；《彭蠡湖中望庐山》：“久欲追尚子，况兹怀远公。……寄言岩栖者，毕趣当来同。”《晚泊浔阳望庐山》：“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登鹿门山怀古》：“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经七里滩》：“挥手弄潺湲，从兹洗尘虑。”卷一；
- [15] 《东陂遇雨率尔贻谢南池》：“余意在耕稼，”《自洛之越》：“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卷三；《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跃马非吾事，狎鸥真我心。”《和宋太史北楼新亭》：“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寮趋。欲识狂歌者，丘园一竖儒。”卷二；
- [16] 《梅道士水亭》：“傲吏非凡吏，名流即道流。”《送张参明经举兼向泾州省》：“谁不仰神仙。”卷三；《王迥见寻》：“家在鹿门山，常游涧泽水。手持白羽扇，脚步青芒屣。”卷一；《陪李侍御谒聪禅上人》：“石室无人到，绳床见虎眠。”卷三；《寻天台山作》：“吾友太一子，餐霞卧赤城。”卷三；《越中逢天台太一子》：“仙穴逢羽人，停舫向前拜。……兹山素所尚，安得闻灵怪。……鸡鸣见日出，每与仙人会。来去赤城中，逍遥白云外。莓苔异人间，瀑布作空界。……永远从此游，何当济所届。”卷一；
- [17] 《疾愈过龙泉寺精舍呈易业二上人》，《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家园卧

疾毕太祝见寻》，卷一；《初年乐城馆中卧疾怀归》，《送王昌龄之岭南》：“已抱沉痾疾”卷二；《岁暮归南山》：“多病故人疏。”《重训李少府见赠》：“养疾衡茆下，”卷三；《宴张别驾新斋》：“衰病恨无能。”《李氏园卧疾》卷四；

[18]《疾愈过龙泉寺精舍呈易业二上人》：“寻林采芝去，转谷松萝密。…入洞窥石髓，傍崖采蜂蜜。”《宿天台桐柏观》：“息阴憩桐柏，采秀寻芝草。”《山中逢道士云公》：“何时还清溪，从尔炼丹液。”卷一；

[19]《宿天台桐柏观》：“愿言解缨绂，从此去烦恼。高步陵四壁，玄踪得三老。纷吾远游意，学此长生道。”卷一；《重训李少府见赠》：“养疾衡茆下，由来浩气真。五行将禁火，十步想寻春。”卷三；《田家作》：“弊庐隔尘喧，惟先养恬素。……昼坐常寡悟，冲天羨鸿鹄。”卷一；《游精思题观主山房》：“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卷三；《将适天台留别临安李主簿》：“羽人在丹丘，吾亦从此逝。”《与王昌龄宴黄十一》：“书幌神仙篆，画屏山海图。”卷一；

[20]《还山赠湛禅师》：“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心迹罕兼遂，崎岖多在尘。晚途归旧壑，偶与支公邻。喜得林下契，共推席上珍。念兹泛苦海，方便示迷津。导以微妙法，结为清净因。烦恼业顿舍，山林情转殷。朝来问疑义，夕话得清真。墨妙称古绝，词华惊世人。禅房闭虚静，花药连冬春。平石籍琴砚，落泉洒衣巾。欲知明灭意，朝夕海鸥驯。”《寻香山湛上人》：“法侣欣相逢，清谈晓不寐。平生慕真隐，累日探灵异。”卷一；

[21]《游明禅师西山兰若》：“吾师住其下，禅坐说无生。……谈空对樵叟，授法与山精。”卷一；《秦中感秋寄上人》：“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卷三；《寻香山湛上人》：“法侣欣相逢，清谈晓不寐。”卷一；《陪李侍御谒聪禅上人》：“出处虽云异，同欢在法筵。”卷三；

[22]《云门寺西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寻香山湛上人》，卷一；《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卷二；

[23]《云门寺西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上人亦何闲，尘念俱已舍。四禅合真如，一切是虚假。”《宿终南翠微寺》：“闭关久沈冥，杖策一登眺。遂造幽人室，始知静者妙。”卷一；

[24]《登总持寺浮屠》：“累劫从初地，为童忆聚沙。一窥功德见，弥益道心加。坐觉诸天尽，空香送落花。”卷二；

[25]《来闍黎新亭作》：“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卷二；《武陵泛舟》：“坐听闲猿啸，弥清尘外心。”《大禹寺义公禅》：“看取莲花净，方知不染心。”卷三；

[26]《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来窥童子偈，得听法王经。会理知无为，观空厌有形。”《晚春远上人南亭》：“虚寂养闲和。”卷三；

[27]李白：《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28]杜甫：《饮中八仙》。

本文所引诗文，除已注明出处者外，可参《孟浩然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九) 柳宗元

柳宗元（公元 773—819），字子厚，是与白居易同时的大诗人、大文学家。他与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并称“韩柳”，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章风格“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司马迁）”[1]。他与同时代的大诗人韦应物常被相提并论，合称“韦柳”，是继“王孟”（王维、孟浩然）之后两个有名的田园诗人。他的诗风格清峭，“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是唐代诗人中学陶渊明学得比较成功的一个。也有诗论家认为他的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2]

最能反映柳宗元清峭风格的诗当然要首推他的代表作《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唐诗别裁》说此诗“清峭已绝”；苏轼则认为是“殆天所赋，不可及也。”老天爷给他的礼物，别人比不了。他的《渔翁》一诗极有艺术特色，苏轼称“熟味此诗有奇趣”；而对他的《南涧中题》一诗，则认为“忧中有乐，绝妙古今”。他在《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友》一诗中从佛经中化身的说法，炼成“若为化作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的佳句，以极美的形象思维表达了自己的内心世界。[3]

柳宗元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其曾祖父官至中书令，因得罪武则天而死。其父柳镇，在高宗时遇到安禄山之乱，携家避隐于王屋山。后上书言事而授官，在郭子仪属下任职，并累次升官。柳宗元是个神童型的天才，史书称其小时候“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二十岁时与刘禹锡为同科进士，官授校书郎。三十岁时与刘禹锡、吕温等结识王叔文。王叔文等人看他是个奇才，把他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并准备大加重用。不久“王叔文集团”“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也因和王叔文的关系而被贬为邵州刺史。在去上任的半路上，又再次被贬为永州司马。与此同时，刘禹锡和其他六人也都受到类似处分，这就是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他在永州一呆就是十年，那里属“荒疠”之地，他便“自放山泽间”，与山水为伴。元和十年（公元 815），他返京后复出为柳州刺史，直到公元 819 年于柳州逝世。[4]

象他这样的奇才，从极有希望、前途无量的境地一头栽下来，从此再也没有受到过重用和迁升，满腹才华一无所用，其心理上的打击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他也不只一次地想到过自杀，终因各方面的原因而不能毫无顾忌地去死，但他自己似乎也预感到了会死于“蛮夷”之地而不能终老故乡。[5]

他在《瓶赋》中表白自己“清白”的为人，希望能被人理解：“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纆绝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复于土泥。”他在《牛赋》中自我安慰地说，“人的命运有好有坏，但不是按照你的能力来安排的。千万不要抱怨和不满，这样才能享受到你应有的福份。”他甚至作《惩咎赋》来表示自己悔过和自罚之心。但这一切并未使他的处境有丝毫改善。真正使他能顶住巨大磨难而没有倒下去的，还是他对“道”的认识和理解，因为这种认识提高了他的眼界、开阔了他的心胸。就在他的《瓶赋》和《惩咎赋》中，他已经显示出对于“道”的深刻理解：“归根反初，无虑无思。”“曰道有象兮，

而无其形。推变乘时兮，与志相迎。不及则殆兮，过则失真。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万类芸芸兮，率由以宁。刚柔弛张兮，出入纶经。”[6]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一个极度聪明的奇才，被贬谪到荒远的不毛之地，心中自有难言的痛苦。然而任何一种痛苦都可能磨砺人的意志、深化人的思考。正如后人指出的“于迁谪中始收文章之极功。盖以其落浮夸之气，得忧患之助，言从字顺，遂造真理耳。”正是十多年的贬谪生活所带来的大磨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成就了他千古文章一大家的不朽地位。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不仅指出他的文才得益于生活中的磨砺，而且进一步揭示了他的文风都明显地带有了他生活经历的痕迹：“苦其危虑心，尝使名声衰。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山穷与水险，上下极口洄。故其于文章，出语多崔嵬。”宋代大文学家、大政治家王安石则对“八司马”作了整体的评价，认为他们都是能在“无所用于世”的困境中“自强”的“奇才”。[7]

由于在文章上的突飞猛进，加上对佛、道、儒三教经典的精研，柳宗元一生为许多高僧写过碑铭、塔记一类的文章，而他对佛理的深刻理解、超人的见地也通过这些碑铭塔记而得以广泛传播。他在禅宗第六祖慧能的碑铭中写到：“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礼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真是言简意赅，几句话就把佛经要理概括无遗；他在《南岳弥陀和尚碑》中则以其独特的诗风，形象化地描述了自己对道的精微理解：“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混冥道乃融，圣神无迹示教功。…形游无际交大雄，夫子稽首师顺风。”；他在“无姓和尚”的碑铭中说道，“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已经从大的格局中认识到了宇宙生命的败坏，最终只能以佛法才能拯救的结论。在该碑的“碑阴”上则说，“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动矣。”明白了“向内求”“心不被外物所动”的高深法理；他又把儒家的“礼”和佛家的“律”相比较，指出其平行的作用，并且认为大小乘的分别是无意义的，“定”“慧”和“归真源”才是终极的目的。这一超人见地实在让人惊讶，因为佛教中许多层次极高的高僧甚至一代传人都曾卷入大、小乘之争，而且佛教最后也没能摆脱分裂为大、小乘两支的命运！除了佛教经典外，他对道家的理论也有很深的造诣。《阴符经》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经典，他研读之后撰文指出该经乃后人假托，并非黄帝之书。精于道教理论的宋代大文学家黄庭坚曾以佩服的口吻谈到此事。[8]

他对佛理的精深理解反过来又使他独具慧眼，能对佛教内部以及儒教中人对佛教的错误认识和作法有着特别清晰的认识，并能明白地加以剖析。他对禅宗内部南北两派的内斗，以及“狂禅”一派的邪误作法有清楚的叙述：“故传道益微而言禅最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诞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空有互斗，南北相残。”“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他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的《碑阴》上指出，许多高僧在圆寂时都有异象产生。比如夜晚间突现光明，有仙音妙乐，“笙磬之音”，周围的许多人都能看到和听到。这类事实很多，而“儒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闭口不谈。

北宋时有位“儒释兼通，道学纯备”的“长老”，准备好了碑石，来请苏东坡书写柳宗元为六祖慧能作的碑铭(旧碑残破后要立新碑)。据他声称，“自唐至今，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苏东坡也说，“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说柳宗元的碑铭“妙绝古今”没有错，但说他“南迁”之后“始究佛法”则是不对的。根据柳宗元的自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即永州)，吾独有得焉。”原来对于佛教，他竟然是一位“幼儿学”，有着“三十年”的钻研和探求。可惜一直没有碰到过使他心服的精通佛法的人，直到贬官永州后才有了重大的突破和收获。到永州后，除了身世遭遇迫使他进一步去深思几十年来学佛过程中不解的问题外，他与佛教高僧巽上人的交往对他真正走入佛教修炼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0]

他初到永州时连房子都没有，只好暂时住在永州龙兴寺的庙里并因此结识了高僧巽上人。以后他曾多次在诗文中称赞巽上人，可知巽上人在佛法上的精研和修习是令他心服的。而在《巽公院五咏·净土堂》一诗中，他直称巽上人为“导师”，足见他是在巽上人的指导下修佛的。反过来想，能让他这样的“奇才”和文章圣手心服，又岂能是泛泛之辈？他后来可能帮助寺庙修了一个“净土院”和其它建筑，自己就住在那里和巽上人修禅。他曾在一首诗中详细描述了早上“读禅经”的情形：“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贞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难言说，悟悦心自足。”修禅的人大多静坐、内观，修净土的人喜欢大声颂唱佛号。而他在这里是大清早把“禅经”拿到室外去读，并能从周围景致中生出“澹然难言说”的“悟悦”心态，确实有趣。[11]

他似乎没有留下谈论自己修炼层次和感受的专题诗文，但从他的《巽公院五咏》这几首题咏诗中，我们仍然可以管窥到一些修炼层次的体现：“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导师，超遥谢尘昏。”(《净土堂》)结合上下文以及其它诗中所谈现象，这里的“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应为天目初开时的表现，能看到图像了，但还不能自由选择观看的对象；“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谁与期。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曲讲堂》)此处“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是心静不扰、耳无所闻，已达“忘言”而“思维”还勉强能感觉得到的高境界；“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杳然喧中寂。心镜本同如，鸟飞无遗迹。”(《禅堂》)此处“团团抱虚白”即“虚室生白”，而“忘机”与上面的“忘意”皆指“忘言”，可互相佐证。“心镜本同如，鸟飞无遗迹”则是外尘不染、心静而能定深的形象描述。这里描述的境界，在以往的修炼法门中已经是相当高的层次才能体验到的了。

[12]

修炼的层次主要表现在心性的提高上，超常的体验(即所谓“宗教体验”)只是心性标准的表征之一。一个人心性的提高必然会反映到他的言行上来：守真、行善、戒“贪嗔痴”和忍苦，这些都是言行的标准。柳宗元自己也说，“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佛法博大精深，包容万有，

但凡有志于挣脱物欲羁绊，不愿为世俗桎梏的人，都会认同佛理、皈依佛法。这也是他自己修佛的原因。[13]

作为刺史，他为柳州人民作了好些“公益事业”。比如他在柳州的柳江边亲自种了许多柳树，又在柳州城西北隅种了两百株良种甘桔，这在刺史一类地方官中确是罕见的。这些小事虽然还不足以载入史册，但他确曾有过两件感人至深的事迹垂名青史，令后人乃至今人读之动情。[14]

就在柳宗元调任柳州刺史时，刘禹锡也调任播州。柳宗元认为播州太苦，简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而刘禹锡上有老母在堂，因此不忍心老人去那里吃苦。但如果其母不随刘禹锡同往，则可能是母子永诀。因此他上书皇上，请求把自己的柳州刺史位置与刘禹锡交换，让刘禹锡去柳州而自己去播州。为成全朋友孝行而自愿去那“非人所居”的地方受罪，而且可能是终身出不来，其崇高精神确实令人感佩。由于柳宗元的请求，加上碰巧还有其他大臣也去说情，最后终于把刘禹锡改调到连州，柳宗元仍然去柳州任职。这件事不但载入史册，而且后人编辑唐人诗集、写作者简介时也经常把这件事写进去。[4]

柳宗元去柳州后，发现柳州的穷人常把家里的儿女拿去典当换钱。如果典当过期不能赎回，则被典当的人和出面典当的人都要沦为富家奴婢。柳宗元想方设法去赎这些被典当的人回家与家人团聚。他想法让特别穷的人用劳动换取典当的钱，而家中人已经死了的，他便自己拿钱去赎那些被典当的人，使他们免于沦为他人奴婢的悲惨命运。他这种真正是“父母官”的善行，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尊敬与爱戴，“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人们仰慕他的为人和文章，经过他亲自指点的读书人，文章都大有进步，人们尊称他“柳柳州”，其名声不胫而走。[4]

柳宗元去世后，当地人民怀念他，有人说他曾显灵。因此地方官和当地人共同努力，在罗池为他修了一座庙，把他作为神来贡奉。当地人遇到甚么天灾人祸的，就去庙里祈祷求助，许多人都得到感应和帮助。这样一直持续了近三百年，到宋哲宗元佑七年(公元1093)，宋王朝颁发牒文赐了一块“灵文庙”扁额，牒文声称在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70)和宋哲宗六年(公元1092)之间，便有十多次祈祷感应的事件，并称其“系前代明贤”；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5)，又追封柳宗元为“文惠侯”，告词赞颂其“文章在册，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为不朽。生而昭爽，后且不忘。惠我一方，是宜崇显。”并再次强调其“英灵犹在。祈祷禱祀，如响应声，水旱疾忧，咸有归赖。”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9)，又特以皇上口吻加封柳宗元为“文惠昭灵侯”，告词称颂其“生传道学，文章百世之师。没以神灵，福佑一方之庇，是有功德于人者。……其才足以命世，其政足以裕民。”这一次加封告词中对他的评价已经是非常高的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封赠或加封都是出于当地人民和地方官的请求，可见人民始终记得他。[26]

注释：

[1] 韩愈语。参见刘禹锡：《河东先生集序》卷首；(书名见最后)

[2] 苏东坡：《又书黄子思诗集后》“李杜之后，诗人继出。虽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子厚，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评

柳子厚 诗》“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黄山谷：《书柳子厚诗赠王观复》“欲知柳子厚如此学陶渊明，乃为能近之耳。”附录卷下；沈德潜：《唐诗别裁》“柳州诗 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

[3] 《江雪》卷四十三，东坡评语见诗后；其余东坡评语见《唐诗别裁》；

[4] 《唐书本传》，书末集传；

[5] 《惩咎赋》“将沉渊而陨命兮，讎蔽罪以塞祸。惟灭身而无后兮，顾前志犹未可。……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卷二；《同刘二十八院长……通赠二君子》“守道甘长绝，明心欲自口。”卷四十二；

[6] 《瓶赋》，《牛赋》：“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惩咎赋》，卷二；

[7] 《河东先生集叙说》，卷首； 欧阳修：《题万石亭诗》；王荆公(安石)：《读柳子厚传》“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也。…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附录卷上；

[8] 《曹溪第六祖赐口大鉴禅师碑》；《南岳弥陀和尚碑》；《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道本于一，离为异门。以性为姓，乃归其根。无名而名，师教是尊。”

《碑阴 记》，卷六；《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儒以礼立仁义。……佛以律持定慧。……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源，无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卷七； 黄 山谷：《又跋阴符经后》：“阴符经出于唐李筌。熟读其文，知非黄帝书也。……惜不经柳子厚一掊击也。”附录卷下；

[9] 《龙安海禅师碑》，卷六；《送琛上人南游序》，卷二十五；《碑阴》：“凡葬大浮图，其徒广，则能为碑。…将终，夜有光明。笙磬之音，众咸见闻。若是类甚众，以儒者所不道。”卷七； 欧阳修：《又般舟和尚碑跋》，附录卷上；

《送僧浩初序》：“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言，訾余与浮图游。……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 合。……退之所罪者其迹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 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卷二十五；

[10] 苏东坡：《又跋大鉴禅师碑》附录卷下；《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卷二十五；

[11] 《永州龙兴寺西轩记》《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卷二十八；《晨诣超师院读禅经》卷四十二；

[12] 《巽公院五咏·净土堂》《巽公院五咏·曲讲堂》：“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谁与期。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巽公院五咏·禅堂》：“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窅 然喧中寂。心镜本同如，鸟飞无遗迹。”卷四十三；

[13] 《送玄举归幽泉寺序》卷二十五；

[14] 《种柳戏题》《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卷四十二；

[15] 《唐书本传》书末集传；《重修罗池庙记》附录卷下；《[来力]赐灵文庙额牒》，《初封文惠侯告词》，《加封文惠昭灵侯告词》附录卷上；

本文所引诗文，除已注明出处者外，可参《柳河东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十) 贺知章

贺知章（公元 约 659—约 744），字季真，自号四明狂客，是盛唐时期有名的诗人。他与张若虚、张旭、包融合称“吴中四士”。他的写景诗清新通俗。他和李白是好朋友，他们都是“饮中八仙”之一。

贺知章流传下来的诗不多，收录于《全唐诗》中的只有二十首。其中七首是祭神乐章，三首是应制诗（即按皇帝的要求写的诗），但仅仅在剩下的十首中就至少有三首堪称唐诗精品，一直被人们传颂着。他的《咏柳》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是写柳的精品，特别是“二月春风似剪刀”一句已成千古名句；他的《回乡偶书二首》，感情真实自然，语言朴实无华，发自心底，感人肺腑。特别是其中第一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此诗每一个从小学过唐诗的人都能背诵，而其深情厚意却非人人都能完全体味得到[1]。

公元 695 年，贺知章进士及第，后来官至秘书监。在大约公元 706 年前后，他与包括张若虚、包融在内的一批江南来京的文人相好，以“文词俊秀，名闻上京”[2]。

天宝元年（公元 742）时，李白与道士吴筠一起在剡中隐居。吴筠奉皇上诏书进京，李白也因吴筠举荐而一同前往，后来被授予“翰林供奉”。其间他们拜访了贺知章。李白把自己写的一些诗文给贺知章看。读了李白的《乌栖曲》（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含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贺知章赞道，“此诗可以泣鬼神矣”。读了李白的名篇《蜀道难》后，贺知章禁不住扬起眉毛对李白说道：“公非人世，岂非太白星精耶！”读过了李白的诗文后，贺知章感叹地说道，“子，谪仙人也。”（你是从天上贬谪下来的神仙啊。）[3]

贺知章是修道的人，修的是“真”，不能说假话。而且他当时官居高位，诗文也很有名，他不至于、也用不着对一个初出茅庐的李白如此夸奖甚至赞叹。从后来人们对李白及其诗歌的研究所得结论来看，贺知章确实是一个具有“超感”能力的非凡的人。因此他和李白一见如故、成为好朋友，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而从李白这边来说，知音难得，能够在自己成名之前，一眼就看出自己超群出众诗才的人中，贺知章还是第一个。

他和李白都极其喜欢喝酒，都是有名的“酒仙”。大诗人杜甫的著名诗篇《饮中八仙歌》中第一个就说的是贺知章：“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说他喝醉以后骑在马上前俯后仰的，就象坐在船上一样。醉眼昏花地掉到井里头，他干脆就在井底睡着了。常人哪怕喝得烂醉如泥，冷水一喷也就醒过来了，他喝醉了落到井里也醒不过来，所以够得上头号“酒仙”。这杜甫也真会说话，难怪后来名气很大。

贺知章没有留下足够多的诗文，让人知道他修炼的细节。但从他留下的七首祭神乐章可以看得出来，他不但是个虔诚而严肃的修炼者，而且对修炼理论的钻研也

是很深入的[1]。而他最终弃官归隐并且正式成为道士，则是他多年修炼、道心精坚的明证。

贺知章在 86 岁时得了一场大病，躺在床上已经完全不醒人事了。但后来死里逃生，又回过来了，并且上表奏明皇上，请求恩准他回乡当道士。唐明皇准许了他的请求，并同意他把自己在京城的家捐赠出来作为道观，还特地赐名“千秋”。又下诏在京城东门设立帐幕，让百官为之饯行。这还不算，唐明皇又亲自写诗为他送行。诗的序言中说：“天宝二年，太子宾客贺知章，……志期入道。朕以其年在迟暮，用循挂冠之事，俾遂赤松之游。正月五日，将归会稽。遂饯东路，…乃赋诗赠行。”唐明皇在诗中写道：“遗荣期入道，辞老竟抽簪。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独有青门饯，群英怅别深。”大概是意犹未尽，又写了第二首：“筵开百壶饯，诏许二疏归。仙记题金(竹录)，朝章拔羽衣。悄然承睿藻，行路满光辉。”[2]

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看淡红尘、转入道是一件极平常的事。但象贺知章这样由皇帝亲自出面召集百官为之饯行，并且还写诗相赠、以壮行色，就很不一样了。实际上，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千古奇观。

贺知章回乡后的情况史载不详，甚至他什么时候去世也不知道。其实，他去没去世也没有人知道。听说一个人在某时某地死了，结果许多年后又有人看到他，并且与之交谈，甚至留下诗文，这种例子在历史上还不只一个两个。

注释：

[1] 《全唐诗》卷一百一十二；

[2] 《唐诗纪事》卷第十七，“贺知章”；

[3] 《唐诗纪事》卷第十八，“李白”。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十一) 骆宾王

骆宾王（公元 约 626—684 后）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在他所留下的诗文中，最广为人知、并且口耳相传的名篇，是他七岁时写的《咏鹅》诗：“鹅鹅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全诗充满童趣和天真，清新可爱，活泼喜人，是千多年来小孩子学唐诗时首先要学、要背诵的一首好诗。他在狱中所作的《咏蝉》，以充沛的感情，明确的譬喻，加上双关语和典故的巧妙运用，寄情于咏物，达到物我一体的境界，是咏物诗中的名篇。他借荆轲刺秦王的典故而写的 抒怀咏志小诗《于易水送人》，在送别诗中别开生面。他的文章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那篇讨伐武则天的檄文《代李敬业讨武氏檄》（又名《讨武. 紫??，连武则天 本人也很欣赏这篇文章。

骆宾王在写诗时特别喜欢在对仗中使用数字对，比如：“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小堂绮帐三千万，大道青楼十二重。”“且论二八千金是，宁知四十九年非。”等等，因此人们给他一个雅号叫做“算博士”。

骆宾王自幼聪颖、有文才，七岁即能写诗。在高宗仪凤三年(公元 678 年)时，他任侍御史，因上书论事得罪了武则天，遭到诬陷，以贪赃罪名下狱。第二年，遇赦而获释。武则天掌握朝中实权后，骆宾王对其深为不满，几次上书言事而不得用，反而贬官为临海丞。使他“鞅鞅不得志”，“弃官”而去。他一直希望把武则天赶下台、为匡复李唐王朝干出一番事业。

公元 684 年，武则天正式摄政，杀了不少李唐王朝的人，其中包括她自己的儿子。徐敬业等人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骆宾王投到其部下，并为其写了有名的声讨武则天的檄文《代李敬业讨武氏檄》，历数武则天的多项罪状。后来讨武一方兵败，徐敬业和骆宾王不知去向。

虽然骆宾王在讨武檄文中对武则天骂了个痛快，但武则天对他的文才确实青眼有加。当讨武檄文传到武则天手中时，她居然一边读一边“嘻笑”。当读到“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时，还颇有得意之色。再读到“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才惊呼到“是谁写的？”有人告诉她是骆宾王写的，她竟责问道：“宰相安得失此人？”认为骆宾王有才能却没能受到重用，是宰相失职未能推荐的结果，可见其对骆宾王确有惜才之心。

当时的著名诗人宋之问曾经官至考工员外郎，但因事屡次贬官。后在贬谪途中经过江南，到著名的灵隐寺游览。一天夜里，皓月当空，他在长廊上漫步吟诗，冥思苦索地想出了第一联：“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反复吟诵，又总觉得不满意，没法写下去。寺里有个老和尚，点着长明灯，坐在大禅床上，问道：“年轻人夜深了还不睡觉，有什么事啊？”宋之问回答道：“我刚才想对此寺题诗一首，却思路不顺，出不了佳句。”老僧要宋之问把他的诗诵一遍，听完后他自己又反复吟诵了几遍，最后说道：“为何不用‘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这两句呢？”宋之问一听大为震惊，对这两句诗的道劲和壮丽感到十分惊讶。那老僧又接下去把诗一直续完：“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扈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

第二天，宋之问再去拜访他时，就再也找不到了。寺中有知道底细的僧人说：“这位老僧就是骆宾王。”在宋之问的追问下，他回答说：“当年徐敬业兵败后，与骆宾王都逃走了，没有抓到他们。将帅们担心漏掉了大头目，不知道会有多大的罪责，就在当时战死的几万人中，找了两个与他们相貌相似的人，砍下头来装在盒里报送朝廷。后来虽然知道他们没有死，也不敢再抓捕来送给朝廷了。”因此，徐敬业后来得以在衡山落发为僧，直到九十多岁才死。骆宾王当时也落发为僧，并遍游各处名山，后来到了灵隐寺。据称他到灵隐寺一年后便去世了。但宋之问贬谪途中游灵隐寺，应当是公元 705 年以后的事，那时骆宾王已经至少是八十岁的人了。

当年他们虽然兵败，但因为当初起兵是为了复兴唐朝，所以后来有时抓到了他们，也都设法为之开脱，把他们放了。只是当时罪名很大，骆宾王的诗文大都散失了。后来唐中宗即位，下诏书搜求骆宾王的诗文，只收集到了几百篇，仅仅是其全部诗文的一小部份，经过整理后以《骆宾王文集》之名而传世，后来清代又稍有增补，重刻为《骆丞集》。那首骆宾王帮宋之问所作的《灵隐寺》诗，因为

只有两句(或四句)是宋之问所作，所以也收在《骆丞集》中。但有些不相信骆宾王身世的人宁愿认为那是宋之问的诗，把它归入宋的诗集中。

《灵隐寺》一诗传出后，曾经引起一时的轰动，特别是其中“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两句，对仗工整、景色壮观，读之令人心胸开展、豪情满怀，因此人们争相传抄。但与此二句相似的句子，我们还能从骆宾王其它诗中找到，比如《叙寄员半千》：“薄宦三河道，自负十余年……魂归沧海上，望断白云前。钓名劳拾紫，隐迹自谈玄……长揖谢时事，独往访林泉……”其中“魂归沧海上，望断白云前”与“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极其相似，其思维和描述方法上的一脉相承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这首诗中也反映了骆宾王曾经有过归隐求道的思想。虽然这种思想还偶尔地反映到他的其它一些诗中，但当时骆宾王毕竟太执著于世间时局的转变，未能走入道中，只有到了兵败后无路可走时，才终于走上了自己早就应该走的入道之路。

## 参考文献

- [1] 《全唐诗》卷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
- [2] 《唐诗纪事》卷第七，“骆宾王”；
- [3] 《本事诗》，转引自《太平广记》第九十一卷，异僧五；
- [4] 《骆丞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十二) 张志和

张志和(约730~约810)字子同，初名龟龄，后由唐肃宗赐名“志和”，自称“烟波钓徒”，又号“玄真子”，唐代著名词人和诗人[2]。其词多描写隐逸生活，写景明丽生动，是早期文人词中的著名作品。特别是《渔父》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1] 质朴、清新、淡泊而又寄意高远，以极其自然的手法把诗与画的美融为一体，使人读后只感到自然的美给人带来的愉悦，却连美本身的存在都忘了，不愧为千古传诵的词中精品。除诗词外，他对书画、音乐也无一不精。唐代朱景玄编撰《唐朝名画录》时，把他和另外两个人的画定为“逸品”。按照明代董其昌《画旨》的说法，“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可见“逸品”比“神品”还高，是至高无上的极品了。但董其昌认为“历代唯张志和可无愧色”，把“逸品”画家定为只有张志和一个人。[5]

张志和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曾经有过一个梦，梦见一棵松树长在自己腹部，后来生下张志和[3]。张志和十六岁时“游大学”，以“明经”耀第，向肃宗献策，深受赏识和重用，任命为待诏翰林，并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又赐名“志和”。后来因事贬官为南浦尉。但他并没有去上任，而是托词亲丧回到了老家，并且从此以后不再作官，长期过着隐逸的生活，悠然徜徉于太湖一带的山水之间。因常以扁舟垂钓，超然不在尘世中，自称“烟波钓徒”。后世称其“兴趣高远，人不

能及”。[2][3][5]《全唐诗》中存有他五首《渔父》词，都是写他隐居生活的优秀作品，但因为第一首(见上引)写得太多，其余四首便被它的光辉所掩盖，显得不那样突出了。[1]

张志和的哥哥张鹤龄怕他遁世而去，便在越州东城外给他修了几间茅草房，周围花竹掩映，环境优美，让他在那里沿溪垂钓。当时的观察使陈少游经常前往问候他。皇上还曾经赐给他一奴一婢，专门侍候他，供他驱遣。而他却把他们配为夫妻，取名“渔童”和“樵青”。鲁国公颜真卿(唐代大书法家、诗人)在湖州作刺史时，他和隐逸诗人陆羽是颜家的常客。颜真卿初来时看到他的船破旧了，想给他换一只，他谢绝了，说是“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雨言]间足矣”。[2]

一次，颜真卿与众门客会饮，以渔父为题互相唱和。首唱的便是张志和的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颜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一起共和了二十五首。他们传递欣赏并互相赞美。张志和则让人拿来丹青、剪下白绢，为词配图。不一会儿就画了五本。花木禽鱼，山水景像，古今奇绝，无与伦比。画在颜真卿和客人们之间传观、欣赏，大家都叹为观止。[5]《唐才子传》称其“善画山水，酒酣或击鼓吹笛，舐笔辄就，曲尽天真”[2]。可见其不但“酒酣”以后有作画的兴致，“击鼓吹笛”也能激起他施展作画的绝技，并且他作起画来非常神速，所画景物饱含天真自然的神态。

唐宪宗听到了这些传闻之后，下诏书让人画了他的画像，拿着画像“访之江湖间”，到处找他，但是没找到，最后人们只好把他的诗歌收集起来呈献给皇上。[2][3]他的另一个哥哥张松龄怕他“放浪而不返”，会惹麻烦，特地针对他的《渔父》词写了一首和作《和答弟志和渔父歌》：“乐是风波钓是闲，草堂松径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1][3]

他修炼的情况在《续仙传》中有零星的披露，说他是“守真养气”的人，可以“饮酒三斗不醉”，“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游览”。在常人看来，躺在雪中不冷、跳进水里不湿，已经很了不起了，但那还只是道家修炼中显现出来的某些术类功夫而已。[5]

张志和的修炼方法很特别。他经常“沿溪垂钓”，但却“每不投饵”，因其“志不在鱼也”[2]。那他坐在那里干什么呢？借垂钓之名、行修炼之实！溪流在他面前就象一面镜子，他从那里面看到世间万物，看到超越世间的诸神并与之勾通交流，再一直看到组成宇宙万物的元素及其构成万物的运动方式。他长期“阅读”这面镜子，而镜中景像则随着他修炼层次的提高而一层层地深化，没完没了。他将自己的修炼心得记录下来，辑为一书，取名《玄真子》，并且把“玄真子”作为自己的道号。该书原有十二卷，总共三万言，但在南宋时已残缺不全，只剩下三卷，被收入《道藏》“太玄部”[6][7]。后人称其“著作玄妙，为神仙中人”。[5]

就从这残存的三卷来看，其内容也是相当丰富的。但因其义理深奥，不但常人难懂，就是修炼人，不到某一层次，也是很难明白的。《全唐诗》中所存张志和的《空洞歌》即是该书第一卷中的一小段[1]。其中“反尔之视，绝尔之思，可

以观”，就隐含了全部读懂《玄真子》的关键：你首先得打通自己的天眼！因为他是在记录自己从另外时空中看到的现象和法理，你如果甚么也看不见，就不明白他在说甚么，就会越读越糊涂。对于道家理论，特别是《道德经》有一定了解的人，可能模糊地懂得其中一些内容，但会感到和《道德经》一样地不可捉摸。其实，《道德经》和《玄真子》的关系，也就一个是纲领、一个是细则；一个是抽象、一个是具体而已。如果把《玄真子》当作《道德经》的一个具体释例，则对两书都能获得更深的理解。

后来颜真卿东游平望驿，张志和喝酒喝到酣畅时，为大家表演水上游戏：他把坐席铺在水面上，独自坐在上面饮酒、谈笑和吟唱。那张坐席在水上来一去、时快时慢，发出水上行舟一样的声音。接着又有云中飞来仙鹤跟随在他的头顶上。颜真卿等在岸上观看的人们，没有一个不惊异的。不多时，张志和在水上挥手，向颜真卿表示谢意，然后便上升飞去。[5]另一说法则称“后传一旦忽乘云鹤而去”，说他是乘着云鹤飞走了。[2]

历来修成“白日飞升”的人就少之又少，因此才不被人们普遍地承认。象他这样当着许多人的面，其中包括象颜真卿这种颇有名望的一代名臣、历代的大书法家，就悠悠然飞升而去，实在是古往今来历史上罕见的奇观！

## 参考文献

- [1] 《全唐诗》卷 308；
- [2] 《唐才子传》，[元]辛文房撰，卷三；
- [3] 《唐诗纪事》卷第四十六；
- [4] 《唐诗别裁》卷第十四；
- [5] 《续仙传》，以及《太平广记》第二十七卷，神仙二十七；
- [6] 《直斋书录解題》，[南宋]陈振孙着；
- [7] 《玄真子外篇(三卷)》，参见《道藏·太玄部》，《正统道藏》第 242 册，艺文印书馆印行；另外，《四库提要》中也有收录。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十三) 颜真卿

颜真卿（公元 707 - 784）字清臣，人称“鲁公”（因曾封鲁郡开国公），唐朝诗人和大书法家。《全唐诗》中存其诗一卷。其中《赠裴将军》一诗，笔力雄健，隐约有李白雄风：“大君制六合，猛将清九垓。战马若龙虎，腾凌何壮哉。将军临八荒，烜赫耀英材。剑舞若游电，随风萦且回。登高望天山，白云正崔巍。入阵破骄虏，威名雄震雷。一射百马倒，再射万夫开。匈奴不敢敌，相呼归去来。功成报天子，可以画麟台。”其《咏陶渊明》诗末四句写道：“手持山海经，头戴漉酒巾。兴逐孤云外，心随还鸟泯。”活脱脱画出一幅陶渊明特有的肖像。[1]

以诗而论，颜真卿还算不上唐代的著名诗人。但以书法而论，他却一直受到后人的推崇，被认为是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几个大书法家之一。后人评其书法“放而

不流，拘而不拙，书之至也”，也就是达到了书法的最高成就了。他不但在楷书方面为后人留下了世代仿效的楷模，而且他还是草书大家张旭的传人之一。张旭，人称“张颠”，其草书被誉为神品。[2]

颜真卿是北齐时候黄门侍郎颜之推的第五代孙子。他小时候就勤奋学习，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考及格了。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卧病在床一百多天，当时的医生都不能治。有一个自称是“北山君”的道士到他家里来，拿出米粒大小的丹砂让他服下，顷刻之间便痊愈了。道士对他说：“你有清廉简朴的美名，已经记录在黄金台上，可以度世成仙，到天上去做仙官，不要自己沉沦于名宦的大海中。如果不能摆脱尘世的羁绊，你可以在去世的那天，用你的形骸炼神阴景，然后得道成仙。”随后又交给他一粒丹药，告戒他说：“坚持节操辅佐君主，勤俭致身。百年之后，我在伊水和洛水之间等你。”[3]

颜真卿也颇为自负，觉得自己才高志大，是个栋梁之材，将来必被重用。并且在读书学习的余暇，他也常常留心修仙学道之类的事情。这样就使他有可能会结交一些修炼中人，并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坚定自己的道心。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可能是著名诗人张志和。

张志和不仅诗才出众，绘画更是超一流的高手。《唐才子传》称其“善画山水，酒酣或击鼓吹笛，舐笔辄就，曲尽天真”。颜真卿在湖州作刺史时，他和隐逸诗人陆羽是颜家的常客，并在一次宾客会饮中，当着颜真卿和客人们的面当场献技，画了许多花木禽鱼，山水景像，古今奇绝，无与伦比，令大家叹为观止。后来颜真卿东游平望驿，张志和喝酒喝到酣畅时，为大家表演水上游戏：他把坐席铺在水面上，独自坐在上面饮酒、谈笑和吟唱。那张坐席在水上一来一去、时快时慢，发出水上行舟一样的声音。接着又有云中飞来仙鹤跟随在他的头顶上。颜真卿等在岸上观看的人们都惊讶不已。不多时，张志和在水上挥手，向颜真卿表示谢意，然后便飞升而去。[4]。

吴门有清远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诗，该诗是从商周时代一直流传下来的，在当时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人们不知道这位道士到底是鬼神还是隐士。那首诗的词藻健俊，颜真卿非常喜爱，把它刻在一块岩石上，并且自己写了一首长诗相继。清远道士诗曰：“我本长殷周，遭罹历秦汉。四渎与五岳，名山尽幽窟。及此环区中，始有近峰玩。近峰何郁郁，平湖渺弥漫。吟挽川之阴，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乱。白云翥欲归，青松忽消半。客去川岛静，人来山鸟散。谷深中见日，崖幽晓非旦。闻子盛游遨，风流足词翰。嘉兹好松石，一言常累叹。勿谓余鬼神，忻君共幽赞。”颜真卿在继作诗中说：“不到东西寺，于今五十春。……剑池穿万仞，盘石坐千人。金气腾为虎，琴台化若神。……客有神仙者，于兹雅丽陈。名高清远峡，文聚斗牛津。迹异心宁间，声同质岂均。悠然千载后，知我揖光尘。”[5]

颜真卿曾经多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五原县有一起冤狱，久久不能决断。颜真卿来到五原，查清并明晰了这起冤案。当时天气正旱，冤案解决之后天就下了雨，郡中人都称之为御史雨。河东有一个叫郑延祚的人，他母亲死了二十九年了，还埋葬在寺庙外面的墙下。颜真卿向皇帝检举了郑延祚的罪状，郑家兄弟三十年被

人看不起。天下人都对他表示敬重，他被提升为殿中侍御史武部员外。但当时专权的杨国忠恨他不攀附自己，把他弄出京城作了平原太守。[3]

当时，安禄山叛逆大唐的野心已经很明显了。颜真卿以连连下雨为借口，修城墙，疏导护城河，暗中招兵买马，储备粮草，又假意与文士泛舟水上，饮酒赋诗。安禄山秘密地侦察他，认为他是一介书生，用不着担心。不久，安禄山造反，黄河以北全部沦陷，只有平原城有所准备，派司兵参军骑马到京城报告。唐玄宗高兴地说：“黄河以北二十四郡，只有颜真卿这么一个有用的人罢了！我真恨自己没有亲见其人。”安禄山派兵守住土门。颜真卿的哥哥颜杲卿是常山太守，他和颜真卿共同攻破了土门，十七个郡同一天归顺了大唐，推举颜真卿做元帅，得到军队二十万人。他指挥部队纵横燕赵一带。皇帝下诏书加封他为户部侍郎平原太守。当时清河郡的李萼，在军前拜谒，颜真卿与他共同谋划，一起在堂邑打败了安禄山的两万多人。[3]

唐肃宗亲临灵武，下诏封他为工部尚书御史大夫。颜真卿走偏僻的小道到凤翔朝见天子，又升他为宪部尚书，不久又加封为御史大夫。他每每弹劾、禀奏，使不称职的被贬，使有才干的升职，使朝纲大振。他连年治理蒲州和同州，都有仁爱遗留给后世。后来他被御史唐实陷害，又受到宰相的忌妒，被贬为饶州刺史，又被任命为升州浙西节度使，征召为刑部尚书。后来又被李辅国诽谤，贬为蓬州长史。[3]

唐代宗继位，他被拜为利州刺史，回京做了户部侍郎，荆南节度使，不久又做了右丞，封为鲁郡公。宰相元载，私立朋党，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把颜真卿贬他为硤州别驾，后来又做了抚州湖州刺史。元载被诛杀之后，颜真卿又被拜为刑部尚书。代宗驾崩的时候，颜真卿是礼仪使。又因为唐高祖以下的七位皇帝，谥号繁多，他上疏议请取初谥的为准，被宰相杨炎忌妒，没被采纳，改任他为太子少傅，暗中夺了他的权。后来又改为太子太师。[3]

后来，李希烈称帝，攻破了汝州。宰相卢杞平常就忌恨颜真卿的刚正，要趁机陷害他，就上奏皇上说颜真卿德高望重，四方敬仰，让他去说服李希烈，可以不动刀枪不流血而平定强寇。皇上听了卢杞的话，着手行事，朝野人士全部大惊失色。李勉听说之后，认为这是失去一位国之老成，给朝廷带来耻辱，秘密地上奏章请求留下颜真卿。又派人到路上去截住颜真卿，但没有来得及。[3]

颜真卿见了李希烈之后，正宣读诏书，李希烈的养子等一千多人亮出兵刃争先恐后地要来杀他，团团围着他垢骂。他神色不动。李希烈用身体蔽护他，把他安置到馆舍里。李希烈宴请朋党，让颜真卿坐在那里观看。李希烈让演唱艺人攻击朝政当戏唱，颜真卿愤怒地说：“你也是人臣，怎么能让小辈们这样！”于是他就站了起来。李希烈让人向颜真卿问朝廷的礼仪制度，颜真卿回答说：“我老了，虽然曾经掌管过国礼，但是所记的都是诸侯朝觐皇上的礼仪罢了。”后来，李希烈让人在院子里堆积了柴禾，浇上油，让人对颜真卿说：“你不投降，就烧死你！”颜真卿自己跳到火里去，那些叛贼又把他救出来。颜真卿便自己写了和皇帝诀别的奏章、墓志铭和祭文，以表示自己必死的决心。叛贼就派人把他吊死了。那天是兴元元年八月三日，颜真卿享年七十七岁。朝廷听到这一消息之后，停止



办公五天，谥号文忠公。颜真卿是四朝元老，德高望重，正直敢言，老当益壮。由于被卢杞排挤而死在叛贼之手，天下人都为其深感不平。[3]

据《别传》所言，颜真卿将要被吊死的时候，解下金带送给使者说：“我曾经是修道之人，以保全躯体为先务。”来勒他的人按他的话做了，勒死之后又埋葬了他。叛贼被平定之后，颜真卿家里人来把他抬回京城去另葬。打开棺材一看，棺材朽烂了，但是他的躯体还是原来那样，肌肉象活人，手脚很柔软，胡须头发青黑，拳握着，手指甲透过手背。远近的人都感到很惊异。走在半路上，感到棺木越来越轻。后来到了下葬的地方，打开一看，是一口空棺而已。《开天传信记》里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别传》又说，颜真卿在去蔡州之前，对他儿子说：“我和元载都服用上药，他的药力被酒色破坏了，所以不如我。我这次去蔡州，一定会被逆贼杀害。你以后可以把我接回来埋葬到华阴。打开棺材看看，肯定与众不同。”等到后来开棺，果然看到与众不同。道士邢和璞说：“这就是所谓的‘形仙’。哪怕藏在铁石之中，一旦炼‘形’圆满时，自然会裂开而飞走。”

十多年后，颜真卿家从雍州派一个仆人到郑州去收租。回来的时候走到洛京，这个仆人偶然来到同德寺，见颜真卿穿着白色的长衫，头上撑着冠盖，坐在佛殿上。这个仆人急忙上前，想要参拜，颜真卿却转身离开，仰着头看佛寺的墙壁。仆人就或左或右地跟在他后边，但他始终不让仆人看到他的脸。然后他便走下佛殿，出了寺门。仆人也步步紧跟着他。他径直走到城东北角的荒菜园中。那里有两间破屋，门上悬挂着箔帘。颜真卿便挑帘走了进去。仆人就隔着帘子行礼，并高声问候。颜真卿说：“你是谁？”仆人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颜真卿说：“进来吧！”仆人进去之后，拜见完了就想哭，颜真卿急忙制止了他，然后大略问了问儿子侄儿的情况，便从怀中掏出十两黄金交给他，让他带回去补助一下家用，并打发他快快回去，又嘱咐他：“回去之后不要对别人讲。以后家里缺钱，可以再来。”仆人回到雍州，颜家的人大为惊异。去卖那黄金，却又是真正的金子。颜真卿的儿子便买了鞍马，和那个仆人一起飞驰而来探望。又到了以前那个地方，却只剩下了满眼的榛芜，其余什么也没有。当时的人们都说颜真卿尸解成仙了。[3]

## 参考文献

- [1] 《全唐诗》卷 152;
- [2] 《书法正传·书家小传》;
- [3] 《太平广记》第三十二卷，神仙三十二;
- [4] <http://zhengjian.org/zj/articles/2003/5/16/21636.html>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十二) 张志和，
- [5] 《唐诗纪事》卷第二十四;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十四) 顾况、李泌、顾非熊

顾况（公元？—806 后）字逋翁，（隐居茅山后）自号华阳真逸，唐代著名诗人，善画山水。其诗平易流畅，“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4]《全唐诗》存其诗四卷[1]。其仿效《诗经》的四言诗《团》于古朴中流露出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1][6]；《公

子行》则是笔锋犀利、出语惊人的难得的讽刺诗[1]；六言小诗《过山农家》：“板桥人渡泉声，茅檐日午鸡鸣。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1]自然而绘声绘色地由物及人、传神入微，表现了江南山乡焙茶、晒谷的劳动场面。

顾况是苏州人，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进士及第，“善为歌诗”，在当时颇有诗名。但他喜欢闲逸的生活，结交了一些修道的朋友，其中柳浑和李泌就是比较有名的两个。他和李泌关系很好，并且拜李泌为师，学习“服气之法”，修出了辟谷的功能，“能终日不食”。[2]

李泌字长源，上六辈的祖父李弼是唐朝的太师。他母亲周氏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曾有一个叫僧伽的奇异僧人便断言“这姑娘以后要嫁给姓李的，能生三个儿子，最小的那个将要作帝王的老师。”其母怀胎三年后才生下李泌，一生下来头发就已经长到眼眉。李泌七岁时便受到唐玄宗的极度赏识。当时玄宗让张说考试一下李泌作诗的能力。张说便让李泌咏“方圆动静”，李泌觉得很简单，随口成诗：“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玄宗大喜，把他抱起来，给他果饵吃，后来送到忠王院呆了两个月才送回家。临行又赏赐他衣物和彩匹，认定他将来必是栋梁之材。李泌一生曾受到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的重用和恩宠，在关键时刻为他们出过许多主意，为唐代王朝立下过许多大功。[9]

当李泌还是儿童的时候，身体很轻，能在屏风上站立，能在薰笼上行走。一个有道之士说他十五岁时一定会白日飞升。到了李泌十五岁那年的八月十五日，果然听到室内有笙歌声，时时有彩云挂在院子里的树上。李泌的亲友们就一齐捣蒜泥和韭菜，整了几大桶，等到天乐和奇香传来时，暗中让人登上屋顶，用大勺子向那异音和奇香的来处泼洒，音乐和香味就散去，从此不来了。他在游历衡山和嵩山时，遇见桓真人、羡门子、安期先生降临，教给他通过服用药物而长生、羽化的道术。从此他便练习服气之法，经常辟谷不食。他曾经在两天的昏睡中看到自己的元神出窍，并多次遇到神奇卓绝之人和奇异之事。他在德宗治下做宰相时去世。当时有个叫林远的宫中使者，在蓝关旅舍中遇见了李泌。李泌独自骑着马，穿着平常的衣服，说暂时去衡山。林远走了很远的路回到长安，才听说他那时已经死了。唐德宗听说此事后十分悲伤和惊奇，并且说：“李泌先生自己说过，他得辅佐四个皇帝，然后再升天作神仙，这话现在应验了。”[9]

在唐德宗时，柳浑曾“辅政”，身居要职，便举荐顾况作了个“秘书郎”的官。后来李泌作了宰相，顾况自己觉得可能会得到一个显要的官职。结果等了很久，最终只稍微升迁了一点，作了个“著作郎”的官。后来李泌去世，顾况大概是受到排挤或者看不惯某些人，便写了《海鸥咏》嘲谑朝中的一些大臣：“我是万里飞来作客的一只鸟，曾经承蒙丹凤借了一根树枝让我栖息。一旦丹凤飞走了，它所栖息的梧桐树也死了。现在到处都只看到鸽子、老鹰一类的货色，真叫人无可奈何。”[10]这一首诗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便上书弹劾他，把他贬官到饶州作司户。这类政坛之争，对做官的人来说本是常事，宦海沉浮，谁都可能遇到。但顾况是个喜欢闲散、疏逸的人，不习惯这种你争我斗的氛围，便索性官也不做了，带着全家人到茅山去隐居修道。据称其“炼金拜斗”，修到了“身轻如羽”的状态。还有人说他后来“得长生诀仙去矣”，即修成神仙走了。[2][4]

顾况修炼的具体情况我们所知甚少。但从他留下的诗歌来看，他在修道的同时也对修佛有着很大的兴趣和深刻的理解。“清心礼七真……壶中无窄处，愿得一容身”[11]，这是讲修道的情形，希望自己也象“壶公”一样，修到能随意栖身于酒壶之中。“稽首问仙要，黄精堪饵花”[12]，是说唐代修道人盛行的服食黄精的方法。“羨君乘竹杖，辞我隐桃花”[13]，提到他的朋友在修炼中出的特异功能，可以骑着竹杖飞行。“处士待徐孺，仙人期葛洪。……能依二谛法，了达三轮空。……无边尽未来，定惠双修功”[14]，这里说到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医学家和修道人葛洪，又同时赞颂了佛家修炼方法。这里的“三轮”即佛教中讲的“三世轮回”的说法。“万法常空灭，无生因忍全。一国一释迦，一灯分百千。永愿遗世知，现身弥勒前”[15]，这里就纯粹讲佛家修炼了。“定中观有漏，言外证无生。色界聊传法，空门不用情”[16]，表现出对佛家修炼深刻入微的理解，听起来简直就是佛教真修者的修炼体会。

史称顾况“性诙谐，不修检操”[2][4]。对于他的诙谐性格，我们还能从他留下的诗中领略到一些。在他已经决心修道以后，当地一位高官曾经许他一个很好的官职。他写了一首诗来作答：“天下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唤狂生。个身恰似笼中鹤，东望沧溟叫数声”[17]。此诗既巧妙地婉言谢绝了作官之请，以低姿态讲了推脱的理由，同时其中形象的描述不免使人破颜一笑，消除了任何一方感到尴尬的因素。又如他的《听子规》：“栖霞山中子规鸟，口边血出啼不了。山僧后夜初出定，闻似不闻山月晓[18]。”象这样严肃的题目，他自己不一定想作诙谐语，但他奇特的想象和形象的描述仍然给人诙谐的感觉。《远思曲》是他六首悲歌中的一首：“新系青丝百尺绳，心在君家辘轳上。我心皎洁君不知，辘轳一转一惆怅[19]”。这样奇特的想象实在罕见，即使他真的心中悲痛欲绝，读者的第一个反应恐怕仍然是“妙趣横生”。人的性格或许也是能遗传的吧，因为顾况的儿子顾非熊据称也是“滑稽好辩”[3]。

对于修炼人来说，酒色才气、名利嗜好等等常人很难放下的东西，都能在修炼中逐渐地去掉，但“情”却是很难完全放下的东西。只要还没有完全离开这个世界，就总能感觉到情对于心的束缚和牵扯。虽然顾况已经悟到“世间无事不虚空”[20]，但还是免不了要感慨“世间只有情难说”[21]，并且坦白地承认说，“莫言道者无悲事，曾听巴猿向月啼”[22]。巴猿啼月而能引出悲哀，实质上是心中情愫未了，表现为触景生情罢了。另外，从他的《短歌行》：“我欲升天天隔霄，我欲渡水水无桥。我欲上山山路险，我欲汲井井泉遥……”[23]，以及《归山作》：“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24]这两首诗中，我们也能体味到隐隐的哀愁和低落的情绪。不过，这些哀愁比起顾况晚年丧子的大悲大痛来，又显得微不足道了。

顾况七十岁时死了一个儿子，心中十分悲伤，写了一首声泪俱下的哀诗《伤子》：“老夫哭爱子，日暮千行血。声逐断猿悲，迹随飞鸟灭。老夫已七十，不作多时别。”奇怪的是，已经七十岁的人了，那一年他太太居然又生下一个儿子，取名非熊。非熊语言发育迟缓，三岁才开始讲话。在他七岁的时候，他哥哥开玩笑打了他一巴掌，他便突然说道：“我是你哥哥，为什么还打我一巴掌？”然后就开始讲述他前世的事情，一件一件地都和顾况死去的儿子生前的事迹相吻合。并且又说，他去世后在冥漠中听到父亲苦吟《伤子》诗，心中不忍离去，又转回来投生到父亲膝下为子。[2][5]轮回转世的事实，现代科学家和医学家们已经

有证据确凿的研究。[7][8]由于顾况和顾非熊都是史有记载的成名诗人，他们的这一段历史也就至少可以作为轮回转世的一个实例吧。

顾非熊长大后在科场中混了三十年，终于在长庆年间进士及第，同时也颇有诗名。但他这个进士却来得很不一般，恐怕在历史上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一个。他天生性格滑稽，喜欢与人辩论，又有些气势凌人，因此得罪了一大批官宦子弟，结果被人排斥，混迹科场三十年还没及第，他自己也常有抱屈的怨言。长庆中期，陈商主持进士的录取，发榜后又没有顾非熊的名字。唐穆宗责怪陈商没有录取顾非熊，下诏书让有司把已经发放的前榜追回，添上顾非熊的名字后再发。当时的诗人刘得仁写了一首诗祝贺他：“愚为童稚时，已解念君诗。及得高科晚，须逢圣主知。”[3][5]诗中除推崇他的诗名外，还特别谈到他进士及第是皇上亲点的。

在科场中辛苦挣扎了三十年，终于进士及第，获得了仕途的进阶，加上又是皇上亲自点名，与众不同，按理应该是非常值得庆贺和高兴的事情，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从顾非熊成名归家时，他的朋友项斯的送行诗中便已经透露出顾非熊成名后反常的失落感和可能归隐的兆头：“吟诗三十载，成此一名难。自有恩门入，全无帝里欢。湖光愁里碧，岩影梦中寒。别后杉松月，何人共晓看”[5]。

怀着这种该乐不乐、反觉失落的感觉回到家里，又发现父亲一家早已不知去向。有人告诉他，说他父亲遇到了仙人，得到成仙秘术而去[2][3]。这对他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震撼。本来就倦于仕途拼搏的他，再也不想宦海中沉浮了。因此，他在大中年间正式弃官归隐茅山，就住在他父亲原来居住的地方，走上了他父亲走过的老路[3][5]。

当人们拼死拼活地把追求的东西拿到手时，有时会突然产生一种索然无味、悔不当初的感觉。如果是一个很有思考能力的人，他就可能由此深入地思考下去，最终走上修炼的道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由超越到超脱”的入道过程。

象顾况一家，父子都是成名的诗人，都有了官位，最后都弃官入道、归隐山林，这在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唐摭言》中以“全家归隐茅山”的赞颂口吻记下了这段历史[3]。那时入山修道是一件高尚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弃官归隐的人更是受到人们加倍的敬重。

## 参考文献

- [1] 《全唐诗》卷 264，卷 265，卷 266，卷 267；
- [2] 《唐才子传》卷三；
- [3] 《唐摭言》卷八；
- [4] 《唐诗纪事》卷第二十八；
- [5] 《唐诗纪事》卷第六十三；
- [6] 《唐诗别裁》卷 8，11，18，19，20；
- [7] 正见网电子书《轮回转世的研究，生命永存的证据》，
- [8] 正见网电子书《西方轮回转世研究介绍》，

- [9] 《太平广记》卷第 38，神仙三十八；
- [10] 【海鸥咏】：“万里飞来为客鸟，曾蒙丹凤借枝柯。一朝凤去梧桐死，满目鸕鸕奈尔何。”《全唐诗》卷 267\_64；
- [11] 【步虚词（太清宫作）】《全唐诗》卷 266\_2；
- [12] 【题卢道士房】《全唐诗》卷 266\_36；
- [13] 【送李道士归桃花崦】《全唐诗》卷 266\_9；
- [14] 【从江西至彭蠡入浙西淮南界道中寄齐相公】《全唐诗》卷 264\_25；
- [15] 【归阳萧寺有丁行者能修无生忍担水施僧况归命稽首作诗】《全唐诗》卷 264\_42；
- [16] 【鄱阳大云寺一公房】《全唐诗》卷 266\_3；
- [17] 【酬柳相公】《全唐诗》卷 267\_54；
- [18] 【听子规】《全唐诗》卷 267\_87；
- [19] 【悲歌三（以下三首，一本合为一首，题作《远思曲》）】《全唐诗》卷 265\_12；
- [20] 【赠僧二首】《全唐诗》卷 267\_66；
- [21] 【送李侍卿往吴兴】《全唐诗》卷 267\_61；
- [22] 【悼稚】《全唐诗》卷 267\_95；
- [23] 【短歌行】《全唐诗》卷 265\_11；
- [24] 【归山作】《全唐诗》卷 267\_38；

##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十五) 陈陶

陈陶（约 812—约 885？）字嵩伯，晚唐著名诗人。其诗“无一点尘气。于晚唐诸人中，最得平淡”[1]，《陇西行》为其传世名篇：“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2]。大中时，游学长安，后隐居南昌西山。有诗集十卷，已散佚，后人辑有《陈嵩伯诗集》一卷。《全唐诗》存录其诗二卷[3]。

陈陶是鄱阳剑浦人，年青时壮志满怀，有着建功立业、为“帝王师”的远大抱负。“莫道羔裘无壮节，古来成事尽书生”[4]，他认定自己是个能“成事”的“书生”，准备着干一番事业。并且他自视甚高，凡事不干则已，要干就得干出个样子来：“在山不为桂，徒辱君高岗。在水不为莲，徒占君深塘”[5]。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偏偏几次进士考试都落了榜。他有些沉不着气了，写下了他那首表白心迹、兼发牢骚的有名诗篇：“一顾成周力有余，白云闲钓五溪鱼。中原莫道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4]。（若大中原不是没有麒麟和凤凰那样的天生灵物。象姜子牙那种依傍白云、直钩钓鱼、一出山就奠定周朝八百年基业的能人也是有的。只不过皇上的朝廷没有细细地搜求罢了。）他在这首诗里毫不客气地把自己比为姜子牙，抱怨皇上网罗人才时所用的网是网眼太“疏”，把他给漏掉了。类似的牢骚他还不只发一次：“近来世上无徐庶，谁向桑麻识卧龙”[6]。他在这里自比诸葛亮，抱怨当今世上没有人象三国时的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那样，把自己推荐给皇上。他还直接了当地说：“乾坤见了文章懒，龙虎成时印绶疏”[6]，认为自己有龙虎奇才，有一揽乾坤的气魄，但适合自己的官位又太少了。在最急于建功立业的时候，他甚至以警醒的口气对自己作官的朋友说道：“最好是在开明的时候把在野的能人推荐上去，不然等他愤愤而死之后，大家才

来表示哀悼和惋惜，就象千古以来对待屈原那样”（“好向明时荐遗逸，莫教千古吊灵均”[20][21]）。

牢骚发了没人理，推荐看来也没起作用，还得寻找一条心理上自我宽解的途径。他于是渐渐地明白了一个理：这个世界太小了，他没法施展自己的才能。他觉得自己象一条巨鲸，当今世界这个小小的“江湖”里的水，还不够他摇摆一下自己的尾巴（“江湖水清浅，不足掉鲸尾”[6]）；他也并非不想以蛟龙的身份出现，但是苦于没有足够大的江河可以容纳他（“不是懒为龙，此非延平水”[7]）。他这样想可能就气顺了，并且还进一步认识到，真正的圣贤是进退、卷舒都纯任自然的，就象凤凰和麒麟这样的灵物知道何时该飞、驰，何时又该栖息、蛰伏一样（“麟凤识翔蛰，圣贤明卷舒”[7]）。想通了，他便不再去强求仕途的上进，而是“高居不求进达”，作起隐士来了。不但“恣游名山”，而且还“自称‘三教布衣’”。[1]

然而，他的归隐并不是看破红尘、全心入道的那种归隐，而只是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8]那种等待时机的暂时归隐。他只是象自己心目中的大隐士姜子牙和诸葛亮那样：修道以增长能力，避世以等待时机。随时准备着，一旦机会来临，便要入世登台，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自古隐沦客，无非王者师”[9]，他认为自古以来归隐者都是为了干大事、做“王者师”，辅佐一代帝王完成开基创业的雄图的。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就是要象姜子牙当初磻溪垂钓那样，避世江湖，消磨时日，以静候文王式的人物的到来（“兹焉乃磻溪，豹变应须时”[9]）。

有了这样的动机，心中难免经常有所挂念：有时盼着这沉闷的时局否极泰来，天降灵气，自己便能以“大贤”身份脱颖而出（“否极生大贤，九天降灵气”[10]）；有时又想象自己大展文才武略，干出非凡奇伟的业绩，使得世人大为惊服（“三朝倚天剑，十万浮云骑。可使河曲清，群公信儿戏”[10]）；有时则又为自己无功无名而感到惭愧，自觉无颜见家乡父老（“平生烟霞志，读书觅封侯。四海尚白身，岂无故乡羞”[11]）。

在这种有求而隐的心态中到底过了多久，我们很难确知。但我们确知的是，陈陶后来并没有象他自己想象的那样“一旦露头惊天地”，成为姜子牙或者诸葛亮式的人物，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相反，随着他隐居时日的增长，他逐渐从儒家之隐变为了真心入道的道家之隐。

毫无疑问，使他能够安心而又真心地隐居下去的原因之一，便是皇上始终没有派人来请他出山去作“王者师”。但除了这个外在的原因，我们还能从他留下的诗中找到一些足以使他改变初衷、逐渐真心入道的有力事实。

首先是归隐中一些特殊而具体的修道体验。中岳有个姓仇的道人，教了他服食松英的秘法。服了一千日后，周身香气四溢，步履轻健、足下生风，能够辟谷不食，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地仙”的标准[12]。陈陶的祖上大概也曾经有过好道或者修炼的人，留下了一些炼丹修道的书籍，因此他说“吾祖曾传宝鼎书”。而且随着他两鬓逐渐斑白，他也巴望着早日炼出灵丹来[13]。而他的经历中最能促使他坚心入道的事，可能要数他亲眼看见修道人白日飞升的情景。他在《洛城

见贺自真飞升》一诗中记叙了曾在嵩山下亲眼看到道人贺自真白日飞升的情景[14]。白日飞升的事迹在历史上有过不少记载，其真实性是毫无问题的。但谁看到了，也不是偶然的。一般不相信修炼的常人很难看到这种事情。让一个人看到别人白日飞升，多半是破格地启示他入道或者坚定自己的道心。唐代名诗人张志和白日飞升时，他的好友颜真卿一家都亲眼看到了[15]。后来，作为四朝元老的名臣颜真卿也修炼有成、尸解成仙[16]。

有了这些经历和体验，思想上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消磨世上名利心，澹若岩间一流水”[17]，这样的话在过去对陈陶说来是不可思议的。对于修炼人来说，常读经书、道书就是最有效的“消磨”常人心的办法。陈陶也说到自己“长读消魔经”来提高自己的心性[18]。随着修炼层次的提高，反映到诗歌里的境界也提高了，这从他的许多诗中都可以看得出来[19]，以至于《北梦琐言》称“陶歌诗似负神仙之术”[20]。

然而，山居时间长了，渐渐地便产生了经济上的困难。据陈陶自己的诗和他人的记载来看，他自己似乎并不耕田种地，因此不能从土地中收益分文，一家人的衣食住行都得另寻财源。陈陶虽然可长期辟谷，但妻子和儿子好象还得吃饭。再说，陈陶还要炼丹呀什么的，那东西也费钱。为了解决财源问题，陈陶在山上种了许多柑橙。到了橙子成熟时，他便招呼一些山里的儿童帮他把柑橙拿下山去卖。据当时著名诗僧贯休的诗中所言，陈陶这样一连卖了几年柑橙后，居然顺利地解决了经济来源的问题，巩固了生活上自足的形势(贯休：“高步前山前，高歌北山北。数载卖柑橙，山资近又足。”[20])。另外，西山上出产各种药材，大约有好几十种。陈陶不但自己一家人都挖药吃，还把一部份药物拿到城里去卖，这样也能获得一部份收入[21][22]。一个曾经“颇负壮怀，志远心旷”[1]的高士，能在如此艰难境况下坚持修炼的道路，的确也是难能可贵的了。

当时在豫章作尚书的严宇，对陈陶的人品和操行十分仰慕，曾经专门准备了斋饭带到山中去款待他。他们谈得很投机，一谈就是一整天。后来有一次严宇想试一下陈陶是否真的不近女色，便要派一个名叫莲花的小妓去山中服侍陈陶。陈陶当时只是笑而不答。莲花到了山中，陈陶却对她不理不睬，绝无亲近之意。莲花无奈，只好写了一首诗给陈陶，表示她想要回去的意愿：“莲花为号玉为腮，珍重尚书送妾来。处士不生巫峡梦，虚劳云雨下阳台。”(人们都叫我莲花儿，我长着玉石般光洁的脸蛋儿。尚书大人因为十分看重你，才把我送到这里来侍候你。那知道处士有真修的志气，男女的欢爱惹不起你的兴趣。好象巫山神女下阳台，结果我却是白下来。)此诗用到了楚王在巫山与神女梦中欢爱的著名典故，既隐喻了自己为神女，又顺便恭维了陈陶。若是遇上一个当时很时髦的风流才子，就凭这首诗，还不当场把魂儿勾了去？但陈陶此时道心已坚，丝毫不为其所动，并写了一首诗作答：“近来诗思清于水，老去风情薄似云。已向升天得门户，锦衾深愧卓文君。”(近来我作诗的兴致已经清淡得象水一样。人也老了，风流情事对我就如浮云一样地淡薄。况且我已经修到了就要登堂入室、白日飞升的地步了，对于卓文君那样的多情，我真是愧不敢当啊。)陈陶诗中也用了一个有名的典故：大才子司马相如在姓卓的富翁家作客，其女卓文君刚刚死了丈夫。司马相如便弹琴唱歌，以歌词挑逗和勾引，卓文君当晚便卷起包袱与司马相如私奔而去。卓文君是个才女，但私奔毕竟为时人所不耻，形同苟合。陈陶此典真是用得恰到好处，其意是褒是贬，那就要看读者的道德观念而定了。陈陶以诗言志后，

便让小妓莲花下山回去了。尚书严宇看了陈陶的诗，对其高尚的节操越是赞美不已。[1][20][21]

关于陈陶修炼的细节及其行迹，后人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从中也能约略管窥其真修及得道的梗概。

西山盛产药材，其中有一些是“灵药”。陈陶与妻子每天都要弄一些来吃，而且也给儿子吃。当儿子问到哪一种更好时，陈陶回答说，“味虽不同，皆可于口”（味道虽然不一样，但都是很好吃的）[21]。值得一提的是，陈陶的妻子也是一个有知识、有见识的人，当时的著名诗僧贯休也称赞她的学习精神（《书西山陈陶处士隐居》：有叟傲尧日，发白肌肤红。妻子亦读书，种兰清溪东。…[20]）。

陈陶恪守各种戒行，每天晚上穿着“鹤氅”（仙鹤羽毛作的道服），在巨石上焚香，在钟磬声中“步虚”（一种特殊的颂唱道经的方法），礼拜星辰和明月，睡觉的时间很少。他所居住的茅屋上空一直有风雷滚滚的声音。后来有一天，他忽然不见了，只有他炼丹的“鼎、灶、杵、臼”等用具还放在原来的地方。又据记载，说他“学神仙咽气有得，出入无间”（即通过“食气”修炼而能突破三维空间的障碍）。[1]

在北宋开宝年间（公元968-976），有打柴的“樵者”还在“深谷”中看到过陈陶，说他健康“无恙”[1]。又有人在开宝中（公元972年左右）见到过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太太在市场上卖药。卖了钱就到酒店买些腌菜喝酒，喝起酒来“旁若无人”。喝醉了就一边跳舞一边唱歌，唱的是：“篮采禾，篮采禾，尘事纷纷事更多。争如卖药沽酒饮，归去深涯拍手歌。”知道的人说，这就是陈陶夫妇[21]。算起来，开宝中时陈陶已是160岁左右了。若还健康无病，而且能深山采药，再远途拿到城里去卖，这本身就是修道有成的实证。按照以上零星记载来看，陈陶夫妇成道应该没有疑问的。唯一令人不解的是，其歌中“篮采禾”显然是“篮采和”的讹音，那他和八仙中的篮采和又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参考文献：

- [1]《唐才子传》，[元]辛文房撰，卷八；
- [2]《陇西行四首》，《全唐诗》卷746\_54；《唐诗别裁》卷第二十，[清]沈德潜选注；
- [3]《全唐诗》，卷745-746；
- [4]《闲居杂兴五首》，《全唐诗》卷746\_51；
- [5]《草木言》，《全唐诗》卷745\_13；
- [6]《句》，《全唐诗》卷746\_62；
- [7]《续古二十九首》，《全唐诗》卷746\_28；
- [8]《论语·泰伯篇》
- [9]《避世翁》，《全唐诗》卷745\_20；
- [10]《赠江西周大夫》，《全唐诗》卷745\_10；
- [11]《海昌望月》，《全唐诗》卷745\_7；
- [12]《悲哉行》，《全唐诗》卷745\_3；
- [13]《豫章江楼望西山有怀》，《全唐诗》卷746\_12；



- [14] 《洛城见贺自真飞升》，《全唐诗》卷 746\_22；  
[15]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十二）张志和， 正见网 2003 年 5 月 16 日；  
[16] 【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十三）颜真卿， 正见网 2003 年 6 月 15 日；  
[17] 《赠野老》，《全唐诗》卷 746\_57；  
[18] 《怀仙吟二首》，《全唐诗》卷 745\_6；  
[19] 《飞龙引》《谪仙词》《步虚引》《将进酒》，《全唐诗》卷 745\_23, 24, 25, 30；  
[20] 《唐诗纪事》，[宋]计有功撰，第六十卷；  
[21] 《五代诗话》，[清]郑方坤删补，第三卷；  
[22] 《全唐诗》，卷 745-45。

##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

[禁书网](#)提供禁书下载阅读, 禁书目录,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 大陆禁书应有尽有。

禁书禁闻禁片大陆直连:

<https://pipes.yahoo.com/pipes/pipe.run?id=40fbfb511221f769a51746fa91a1ff4f>